

景洪武本程雪樓集

景洪武本程雪樓集
PDF

楚國文憲公雪樓程先生文集卷第八

玉堂類藁

敕賜碑

梁國何文正公神道碑

延祐三年春三月丁卯太保曲出丞相叔固言故平章政
事何瑋蒙 恩追錫寵章已極尊顯而墓碑未建惟陛下
矜念之敢昧死請 詔曰可其命臣某文之臣謹按何氏
世家易之涑水至處士國清之後始大處士之孫葬易縣
之貽梁原因徙家焉處士娶湯氏生淵終易州太守以孫
貴特贈推誠宣力功臣銀青榮祿大夫大司徒追封易國
公謚武宣娶鄧氏追封易國夫人生伯祥為易州等處行
軍千戶兼軍民摠管從 世祖渡江死鄂州贈推忠保節
功臣太保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易國公謚忠毅三娶曰

楊氏郭氏並追封易國夫人曰葉氏封易國太夫人楊夫
人生子瑛瑛子德陸俱為千戶死軍中太夫人生公諱璋
字仲韞年十六從張蔡公柔見世祖世祖感其父之沒
授易州太守兄父子繼死泣曰我先世功其隳乎乞解印
綬從軍遂改行軍千戶鎮亳丞相伯顏南征署帳前都鎮
撫遷管軍摠管江南平轉太平路安撫司達魯花赤進戶
部尚書行兩淮都轉運使阿合馬用事謝病歸阿合馬敗
召叅議中書出為江南浙西道提刑按察使大名路摠管
湖南道宣慰使以叅知政事召不拜除侍御史又以母疾
辭改御史中丞尋兼領侍儀司大德十一年命為中書右
丞固辭武宗即位聞公名遣使賜白金五十兩曰以識
也拜太子副詹事加遙授平章政事議中書事賜玉帶衛
率府立拜太子詹事兼率更復為中書左丞進右丞端

以子德嚴代為衛率使拜公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平
章政事提調屯田事賜錦衣貂裘尚書省建復以為行尚
書省平章政事累官至榮祿大夫惟公之用兵也鎮亳時
國家悉賦事襄樊宋將夏貴帥師乘虛至城下公先保
城東北扼其衝貴縱兵燒北關進趣東北万户脫溫不花
統軍賈文備登城呼公引避公怒奮兵出戰宋師大敗南
征丞相伯顏令軍中敵我者屠之多殺戮公首諫丞相伐
罪弔民以不殺為本丞相善其言涉溧過郢克黃家灣沙
洋新城三障命公入撫則沙洋已屠矣進攻楊羅堡夏貴
盛舟師上下援江丞相遣將先武磯以分其力擣虛渡江
上流明日會揚羅公將其軍為先鋒与平章阿木沂四十
里至青山磯夜半接戰江中黎明乱流衝之抵南岸揚旗
先登大兵悉渡貴敗走丁家洲之戰公首奪戰艦千餘宋

師數十萬皆北公之為政也易民負先世錢者悉焚其券
在太平破貪將之謀保三湖民不為亂為參議極言征交
趾括民田選民間女子非計不用竟去浙西捕賊黃華俘
良民三千餘下車治俘者還其民又致豪民十虎罪民大
安大名民祠神儀衛弗度坐法公以愚無知釋之湖南大
豪朱摠管奪民田訟有司久弗決公至立服公曰何不辨
蹠曰公拔浙西寬民三千餘人我死不敢欺叅政之召以
政府負冗願汰自己始不拜為中丞剛直無顧護陳十事
以紓民力制國用備荒政重吏祿開賢路為急務且曰丞
相安童甚賢而相業前後異者蓋初則有史丞相廉平章
許左丞輩為之佐復相則諸老去矣 成宗深然之地震
上疏咎在大臣明日政府洪創舒木八刺沙阿老瓦丁皆
罷逐臣賽典赤八都馬辛等復召連劾不報忿之欲更廉

訪司為觀察司公辨而止監察御史郭章劾一郎中前在
樞府受賂既抵罪忤權貴奏捕治章公入言曰陛下殺
郭章如祖宗法度何上意解復陳十三事首曰信賞
罰定律令和大臣杜僥倖未幾以議南郊不合去趣還臺
太子德壽成宗繼賓天公言於御史大夫禿赤公社
稷大臣盍亟言定大計禿赤尋卒中宮召議成宗祔
廟事公曰國朝舊典惟宗藩親王得与此非臣敢知左
丞相阿忽解變色以則天為言公曰彼有庐陵王何可同
也出以勸右丞相荅刺罕及中丞荅思不花急白今上
及太后早為之所既而群奸伏誅武宗至自上都問
孰為何中丞及見諭曰聞卿忠盡其竭力匡輔無有所隱
進十四策以擇相為先諸王禿烈封越欲自賦置吏脫
等議建尚書省易幣法皆奏格之及來河南尚書省竟

立河南無賴業掠賣良民悉捕治之行屯田至揚州民負
鎮南王府錢卒家入傭歲滿沒為奴白王釋之王府又以
民易田不可奪之田白王還之妾人趙萬兒造妖言覺連
黃南陽歸德汝汴數百家驗問皆農商萬兒伏辜增河南
屯田米十七万石又經理荆湖屯田廢地歲可出粟百餘
万所至尤以興李薦賢崇孝弟長恩信恤孤寡為任嘗奏
請割田千九百畝入大名校官出御史臺錢五十万建國
李以地三千畝立書院于南陽祠忠武侯三千畝入揚州
三皇廟又請置洪澤為陂屯田万户府儒李教授自太平
還購書數万卷迎劉因先生為師叅議中書薦劉宣等十
餘人晚年數以母疾謝事天子感動賜尚醞歲給十日
侍養媼族不能自存者養之不能婚嫁葬送教育者資之
正喪祭之禮嚴內外之分明本末之要審經權之義故入

為孝子出為忠臣嗚呼賢哉以至大三年九月五日薨
于官年六十六十月三日葬於梁原以夫人張氏祔夫
人叅知政事榮實之女貞靜慈孝儀于九族有子三德
嚴嘉議大夫衛率使德巽早世德溫武略將軍副萬戶
女一適張彥敏夫人之姪也夫人趙氏有子二德讓德
謙孫二長曰景武略將軍副萬戶次曰景皇慶某年公
月贈推忠佐理同德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
追封梁國公謚曰文正臣既奉 詔撰次因竊伏念聖
君賢臣一時遇會者有之矣至論其終始一致或罕能
之若文正公言議風旨益遠而在益思而不可忘沒已
久矣而 恩碩之勤不憚若此烏乎凡百君子得無勗
哉謹為之銘曰

叔虞啓韓韓別為何司空相漢寢遠而波千幾百禩乃振

于涑培深積隆紹挺雄材武宣起家專城以居忠毅奮忠
星隕江蒲洗洗梁公投筆從戎我先孔勞我功曷終既存
毫師遂涉大江于蕃于宣樹弱蹶彊風厉湘孺雷鞮吳陬
躍義踴仁威信澤流再入黃扉一陟霜臺襲和抑乖揚嘉
斥回言雖寡由舌不可移卒開 聖明弼我不基雍容承
華心膂股肱苗豈不治群螟復興乃殿雄邦于浚之都梁
熙楚懷我黍与与其功孔多其命則那惟 帝念功可頌
可歌謚美封崇易水淵淵貯梁之原永矢弗諼

秦國昭宣公神道碑

翰林學士承旨塔海既以忠勤左右 天子為賢公卿延
祐二年 詔特贈其曾大父撒海禿資德大夫中書右丞
上護軍追封隴西郡公妣某氏追封隴西郡夫人大父刺
真光祿大夫中書平章政事柱國追封秦國公謚安僖妣

几美木骨立氏追封秦國夫人父哈荅孫推忠効義佐
理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秦國公謚昭
宣母亦里哈迷氏封秦國太夫人次徹徹氏追封秦國
夫人明年春上復思太傅之勞命詞臣某文之碑以
休顯之謹按太傅公蒙古人世居關中憲宗時安僖
府君扈從至和林家焉公十五宿衛世祖藩邸号稱
謹篤眷遇有加中統初命掌玉食至元二十年以昭信
校尉為生料庫提點後四年乃顏叛從征有功加武略
將軍又二年從至杭海元貞元年遷明威將軍宣德雲
州銀場都提舉大德改元陞懷遠大將軍淮東淮西屯
田打捕總管武宗即位進鎮國上將軍淮東淮西道
宣慰使至大四年盜起四明賜二珠虎符拜資德大夫
中書右丞浙東道宣慰使都元帥往捕之驅以入海因

感瘴疠以其月某日薨于位年六十五以其年月日還
葬京城太師莊之先塋有子五人長即塔海娶搭海的
斤氏蚤世追封秦國夫人有子曰脫脫木兒繼永茶氏
封秦國夫人有子曰搭海忽都曰伯顏不花女五人朱
苟娶乃牙真氏有子曰斗奴曰八匝八尼女一人拜住
娶脫脫尼氏有子曰六十二女二人間閭娶也速倫氏
有女一人定住娶脫來氏有子曰道與公之子皆賢而
塔海尤為累朝所器重方數歲世祖一見竒之命
肄業國子李十六繼父內職從至杭海及事成宗為樞
密院斷事官天德之末輔立武宗轉同僉樞密院事
陞副使尋為大司農遷同知宣徽院事今上在東宮
或建言立黑軍衛帥府力諫止之由是寄以心膂知無
不為及上踐阼歷集賢大學士太醫宣徽院使遂為

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脩國史累階自太中大夫五
遷為榮祿大夫益見親幸推恩錫類爰及其先焉臣嘗
謂國朝用人頗類漢初懷一藝抱一能莫不畢效其
長立功當世故能成一統之業開萬世之基然功臣之
後其盛且大者又必由先世積累之厚所致觀於秦公
可見已夫自安僖以世族起關陝北事憲宗固知所
歸矣一傳至太傅遂握藩維之寄分茅土之封豈無故
而然耶抗海之役值歲飢凶人無生氣公請於上賑之
不足又出私帑相之全活不可勝計四明之亂一方騷
然公驅除安集奮不顧身民用相保而病則危矣簡在
上心終受顯服蓋先既裁之後益培之宜再傳以有
今日嗚呼天道福善其可誣哉銘曰

上古邈矣爰徵有元列聖垂裳百辟聯軒位事惟能建

官必賢幽遐並興矧此連根懷哉安僖鞭弭橐鞭策足闕
右晞光日邊備艱載勞乃啓昭宣幼事 世皇屬于天官
夙夜在公忠篤貞堅執豆贊祭如臨于淵再從北征厥功
茂焉井賦旣成來旬來宣 成宗 武宗益著其勤高牙
大纛東旣是藩厥聞載馳遣車已還齒齧于德誰執誰專
惟子克承有隕自天奕奕袞裳我寶以桓二華八川國之
以秦何以報之尔子尔孫何以表之隧石有文

嵩山少林寺裕和尚碑

皇慶元年春 制贈少林開山住持光宗正法大禪師
裕司空開府儀同三司追封晉國公命詞臣文之碑臣某
奉職惟謹佛法相傳有信具至達摩持以渡江梁武帝問
語不契去之魏隱於嵩山少林寺面壁九年為禪宗初祖
六傳而至惠能曰大鑒師為曹溪祖裕所居達摩處也其

宗以湛然常寂為真空洞不虛為實廣大不蕩為際其教
人亦惟曰性善其論曰推一而適萬則事無非真混萬而
歸一則真無非事曰當仁又曰能仁陰有以格君心而贊
皇猷未嘗以福田利益寥寥語人而慈雲法雨陰覆陽
被歷代帝王意欲清心靜治使百姓蒙福謂浮屠言可底
行奉之深至歲乙巳時 世祖居潛邸命師以明年於
少林大作資戒會戊申 太宗詔住和林興國辛亥
憲宗召至北庭行在所居累月其言上當 帝心泊
世祖即陳命摠教門事賜號光宗正法俾建精舍於故
里曰報恩給田若物以飯眾師去世若干年 今上皇
帝寵以贈典言行而道大也 皇帝若曰洪惟 世祖
神武不殺本仁祖義以一天下朕欲昭我 祖德持盈
守成唯爾克紹乃初祖永孚于仁以弘濟我兆民頤先

哲其逝朕弗克見于茲邈焉雖去來夢幻無得而名而
封贈哀榮豈不在我其尊尔官隆尔爵以寄予思以迪
後人以永譽於万世師之住世也二閱藏經而成誦誘掖
後學無倦色通群書善翰墨吟詠提唱普說幾十萬言
播在叢林而師未始以為能事幼遭世變粃然無依道
逢老比丘勸以學佛曰能誦法華經足矣師曰佛法止是
乎比丘異之与偕謁古佛於仙岩曰此龍象種當為大
器即為祝髮授具与雙溪廣公同執事者七年遊方來
燕親炙報恩万松師者又十年道益隆學者益廣其住
少林也万松海雲二老實為之主屬少林煨燼之餘暨
德蒞氏之永慶已而興仆起廢訓徒說法施者如上山來
者如歸市嵩陽諸刹金碧一新洛陽白馬經筵不輟皆
師力也而師瞑目燕坐張寂而默若無與焉至元八年

春詔天下釋子大集于京師師之學徒居三之一烏乎
盛哉師剛果強毅公勤廉明平居風神閒敞襟度夷曠
復嵩山如祖師再出世倡道垂教於天壤間如鼓雷霆
而揭日月所謂大善知識標準斯世存而不朽者与字好
問人以雪庭稱之太原文水張氏子九齡入學日了千
言鄉間曰聖小兒方娠母有異夢及生家有吉徵其說
法也涸池出泉古殿有光諸瑞非一云者其徒詳之矣
此載其大者銘曰

佛以仁傳聖以仁治其仁伊何此心而已混未嘗混照
徹大地推未嘗推淵澄止水梁皇有為不諧其旨誰直其
原曹溪東逝逮我裕公道還北矣師少不凡見稱州里休
林古佛真源指示至老游參持戒律已万松海雲合辟招
致參從渡河幾三百指緇俗趨之營施山委高陽諸刹金

碧翬跂洛陽大講經歲不弛二百卅區群廢盡起僧無
徭役大衆歡喜曰一佛出世遇明天子其人已滅其
道不死不空不住天地終始前人之遺後人之思帝命
曰咨章服是宜百卅其承之四方其則之唯尔法是依唯
尔言是師臣拜稽首 聖敬不違播為聲詩永之茲碑

太原宋氏先德之碑

皇慶二年夏 車駕幸上都羣臣扈從獨昭文館大學士
宋超弗克從於是 儀天皇太后命倣古制為安車驛赴
行在所且給裝錢甚厚明年改元為延祐元年二月二
日 制詔中書以超為翰林侍讀李士中奉大夫知制誥
同脩國史秋八月天子至自上都駐蹕龍虎臺公卿百
官奉迎 上顧翰林羣臣曰宋超於朕非他人比朕深賴
其力用僚窠其善遇之羣臣敬聽欽承三年夏又 詔臣

其大父禧嘉議大夫戶部尚書上輕車都尉追封異寧郡
侯謚敬敏父和集賢侍讀李士中奉大夫護軍追封異寧
郡公謚文康大母李母李繼張妻王皆追封異寧郡夫人
秋某月又詔臣某文其先墓之碑烏乎上恩至矣謹
按宋氏世家太原之樂平縣長壽里高祖某字德謙宋宣
和時進士博李多能名與趙國器埒二晉以西皆宗之貴
富子孫欲昭其先者必德謙文為重遠近李者輻湊率皆
有聞故晉之言師道者必首宋氏娶王有子曰洪在金為
名進士父子以家學相傳自樹益茂其子即敬敏公禧也
生文康公和字君和幼值亂離轉徙雲朔然猶耆書不肯
舍長通六經大指慨然有及物心遂刻意為方無所不習
又博聞深辨之由是大通求治者填門均予善劑無間於
顯賜約豐至其窘備不自勝者既藥之又從而負米分賑

之或親為調餌乃去活者滋無筭皆曰非宋君和吾何能
生貧者感富者謝宋氏名實俱積矣家破而完完而益振
遂大時兵荒循環白骨弥望公自代地歸見而泣焉曰此
皆鄰里鄉黨也傾貲收瘞之又率邑中旅祭之王生者其
師也子父不相遇乃構堂迎致養其夫婦終身為之棺衾
墳墓又戒子孫四時附祭無廢其篤行類此以至元二十
七年正月己未卒年七十有八娶李氏以至元九年三月
卒繼張以至元三十一年三月卒惟文康承詩書之緒不
幸蚤阨乃能奮而自立蓄其盛心然慮其不可必遂則游
藝以暢志觀其處心積行雖古之君子不過也蓋自德謙
以來既已三世為儒而力豐時蓄至于文康蓋幾泯矣而
歛然以伸內外兼飭復開厥家可謂英特之士者矣而超
其季子也幼已不羣經方兼誦而師不煩文康嘗撫而語

人曰吾活人多矣天其酬以是乎少長即以尚友天下善士為急會料民為兵家與焉憤發曰甘儒而今兵耶不脫非夫也乃辭親徒步來京師有忽吉甫者中山名儒也為諸道醫學提舉聚徒教授因往兼受二業僦舍五里外日啗藜粥戴星往來師嘉其勤苦使分教數十人乃立程度課督整勵眾皆有成師喜而薦之得太原醫學正二十四年轉將仕佐郎大都醫學教授距辭親時十載既而名聞禁中方用丁文康憂居喪一準於禮有旨起直尚方賜以居宅俾視太師及公主疾愈賜衣鈔皂蹕柳林上顧林木不憚隱几而卧問侍臣以枯悴故歷十餘人皆不愜獨對曰柳水木也往者河經林間土潤木榮今河徙益遠故耳上悅矍然起坐稱善者久之二十九年詔除其更繇覃懷有御藥園設官提舉歲從中遣使采製則中闕

聞而立局遠屏行人聚民執役局中為公私大患其年使
往盡革其弊民為歌謠稱頌之先是州醫官與提舉官屬
有隙一日誣以用御局藥鼎烹所盜狗者有司置對方殷
使適至察其跡可疑試語有司而兩造知不可隱皆首實
遂止坐盜狗罪不然坐不敬者數十人哈刺出拔都 上
愛將也有疾 上憂之奉 詔往視既愈 上大悅勞問
從容因乘間以儒而為兵請上即諭中書樞密曰哈刺出
拔都萬人敵也宋超活之與活萬人同其削兵籍而隸醫
二府奉 詔施行遂入脫兵之志魯國長公主及駙馬魯
王皆得危疾 詔馳傳視之至則逆愈主王皆感其更生
奏以為應昌總管賚以妻妾奴婢金寶幣帛車帳馳馬牛
羊甚眾悉謝不受告歸不許為留者二年主以圍人竊賣
駿馬縛將殺之時適在坐為陳貴人賤畜之義力諫免之

比還王之中外雖孩穉亦無一物故者三十一年 詔視
闕闕出太子疾愈 上甚喜賜之衣鈔元貞元年壽寧公
主亦里海牙公主小太子相繼有疾 詔治皆愈 上喜
召至便殿迎笑賜坐慰勞賜以玉食時服 裕聖皇太后
因俾兼直隆福宮十一月 太后小不安療即差賞以衣
鈔貂帽不達室憐公主下嫁高麗王俺木哥太子持節送
之 詔使護行貴賤萬人跋履皆無恙道經廣寧廣寧民
行賈高麗以罪為高麗流竄耽羅者十一人 耽羅絕島也
非人所居至是其家邀訴至則語王追之存者七人耳為
之衣服飲食而歸之且戒王毋得復然又具白太子申禁
是後高麗不敢流竄中州人大德元年俺木哥太子疾視
之愈二年又視魯國長公主疾又愈皆有重賜 今上皇
帝居潛小不安命往視尋可 裕聖大喜褒賞再四 今

上設燕命坐手贈寶鈔白金且豫命宮人製金衣即燕所
出以衣之 今上視其宜稱甚悅寵豫優洽四年 裕聖
不安茹藥尋差賜衣鈔改承事郎掌醫署丞 成宗皇帝
疾時得少愈輒受賞六年陞承務郎十一年陞本署令遷
奉訓大夫至大元年進正議大夫掌醫太監 皇太后有
旨盡蠲戶役二年視碩得八刺 太子疾愈賜衣鈔他如
奉 詔視療貴臣帝師愈而蒙賜者不列 今上居東宮
綜軍國事有 旨充昭文館大學士 皇太后錄前功加
賜寶鈔甚厚三年遷中奉大夫仍職昭文自昭文拜今職
碑紀先世事而及此者以著有是祖父必有是子孫也今
年六十矣而恂恂謙勤居閒危坐讀書至是且不廢自 世
祖時入侍宮闈出入 四朝或留中弥月非獨以方進蓋
正言謹議而將之以樸忠純誠故聞者不厭而所益弘多

退無自矜之色與人忱恂表裏若一故列聖眷之亦終始若一中饋久虛上以內人汪氏繼室封冀寧郡夫人前後所得賜予及樂平租入常分遺二兄若姻友之賢者家無留貲技能雖高未嘗自秘以惠淑後進為喜嗚呼制行立心若此可謂克肖者矣其踏榮介福孰曰不宜故因纂其前烈而牽連書之抑以啓後之觀感而勸慕云尔文康有三子伯曰越先卒仲曰起終汾州吏目孫頤江淮鹽引局副使豫中宮位下都總管府掾泰衛王府侍官復掌醫少監學行能世其家恒印鈔庫大使有剽治材伯仲之子皆由季父以仕又以恩復其家孝敬振振蔚為太原名族然則今之恩紀郵隆者豈上之好賜下之幸致哉由其義故也新坐在某所文康而下四世皆葬焉越与其配

李氏耐銘曰

聖緬世殊術闕効䟽蠖屈蟻伸若有若亡顯允德謙握懷
瑾瑜不韞不沽大畀其徒維晉武國我以詩書惟守單平
我貴曰儒我有子孫我道不孤卓彼文康竒肱之車乘風
而徂復還于初此我堂構此我菑畚仁宅禮門闢義為塗
韻其家珍與神聖俱技藝以危我安我舒彼枵且渴我舖
我濡彼以為命此以其劬野有其窳里有其居諒曰古人
不遠是踰子睿其德維川維澤諸為忠誠于以醫國簡在
帝心温恭朝夕豈無他人惟尔之特式公式侯帶裳幅
舄報歟攸生烝嘗廟祏噫嘻宋氏其盛匪棘樹之百年於
焉始穡功無不酬酬無不極凡百周行毋怠而力世萬子
孫視此貞石

秦國先墓碑

書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又曰所寶惟賢則迹人安臣

竊獨究觀我 世祖聖德神功文武皇帝之治天下以道

為車以德為馭揭日月而載雨露括宇宙而弘紀綱

聖智亦云睿矣然於一技一能苟有以自見者罔不舉而措之得用得行之地而致其功蓋兼愛一視初無富貴貧賤之分也故能大一統而垂萬年丕顯丕承式克至于今日

陛下法天憲

祖於多聞建事寶賢安迹之大經有

加弥光故凡左右景從雍容廊廟者皆當時弼成基命之後昆也嗚呼不其盛欤至大三年詔贈伯益赫中奉大夫護軍漁陽郡侯配烏穆黑氏追封漁陽郡夫人月朶識脫忽隣資善大夫上護軍漁陽郡公配月息乃氏漁陽郡太夫人大乘都自翰林學士嘉議大夫贈榮祿大夫柱國薊國公配吉赤吉也的斤氏追封薊國夫人皇慶元年加贈郡侯為金紫光祿大夫上柱國大司徒秦國公謚康

懿加贈郡公為懷忠保節功臣太保金紫光祿大夫上柱
國秦國公謚安惠加贈薊公為推誠宣義功臣太傅開府
儀同三司上柱國秦國公謚文敏三夫人氏皆改封秦國
夫人焉是為今翰林學士承旨光祿大夫崇福院使大慈
都之曾祖祖父母也延祐二年 詔樹碑于其先墓命臣
某為之文謹按秦國康懿公別石拔里人也世令德為有
國中貴臣至文敏公學業益懋中統中自其國來覲天光
世祖既知其家世甚盛又知其學問有源隨問隨對
上大器之即命通籍禁門恒侍左右誦說經典益久益親
賜侍宴衣冠貂裘帽金帶銀器白玉佛像銀鈔等前後相
望恩顧良勤且謂 皇孫阿難答曰遺尔良師尔願學否
對曰果有良師乃所願也遂 詔為阿難答師未幾忙阿
刺太子薨 皇孫嗣為安西王出鎮 順聖皇后為之請

于 世祖願載師自隨 上不允曰大乘都我所須也餘

人則可既而 后又面請曰大乘都學業甚精聰明方正

俾往訓導數年諸子有成然後乃還若何 上不得已許

之辭行 三宮皆贈良馬金錢 詔其子大理都入侍

裕宗于東宮以文學供奉 順聖又俾那懷駙馬八撒

大王從之學 上又詔其子大慈都入侍禁中與脫因俱

以文學備顧問文敏既西行抵開城安灘不華阿都直三

皇孫皆師之久而王將遠征曰八哈室老矣其留平涼少

休矣八哈室者漢云博士也異時文敏亦曰吾老矣西來

二紀矣吾思見 至尊也使請王許之遂自平涼歸京師

值 世祖上賓 成宗即政入見 上深嗟閔曰 先帝

所篤敬忱愛者也今老矣其三品祿之遂拜學士嘉議

之命賜第于長安賜寶鈔以養之大德三年庚子寢疾薨

于賜第年七十有二葬于某所太保生二子長即文敏公
次曰大悲都終於宣政院提點所達魯花赤文敏有六子
曰大理都終中順大夫樞密院參議曰大慈都自州守陞
轉運副使入為詹事集賢平章軍國凡十四遷而陟一品
忠誠闇敏以文學侍中知無不言多所獻替中外以大用
期之曰別帖木終中順大夫陝西怯連都摠管曰本牙失
里木仕他姬子二曰僧奴承務郎烏程縣達魯花赤提點
有四子云云孫若干人惟我 國家初基其邃古結繩之
治未改及四方畢服遠或數千萬里則號令之明期會之
一殆不得不驅策諸國字書以為我用若秦公父子蓋彼
之授受有源業精而學博者也適當寤寐俊乂之朝謳歌
采歸契合于一見之頃文子文孫為賓為師出入中外者
三十年卒階清閔二子又克篤前人成烈日近耿光延寵

歷朝世濟其美及考論其所自文學之外無他技也然則守身之專得君之盛可謂絕無僅有者矣猗歎休哉臣既奉 詔纂叙申之以銘銘曰

於惟 皇家統天載地肇修人紀建國君民教學為先無有遠迹矧是本支宜君宜王舍學何以可槩可摹孰克堪茲西方之美廣廈細旃啓心沃心見晚興喟詒謀輟愛輔彼綠車偕其行止邁彼壠坻亦再終星爰閔而憇言歸自鎬乃際鼎成嗚呼豐芑 後聖一揆恩無不周世濟有子益顯于初相命公珪尊其簠簋豐碑桓桓發自 德音以慰以禮非學何立非孝何行非忠何仕老臣奉 詔詔爾雲仍其思其企

楚國文憲公雪樓程先生文集卷第九

玉堂類藁

敕賜碑記

薛庸齋先生墓碑

聖天子思以一帝二王之道致太平是故表章六經尊寵
儒生所以風厲天下者意甚深也 國初河南薛玄微之
制行立言穎然當世播紳尊之曰庸齋先生先生之子友
諒今直翰林為學士 天子知之延祐三年夏四月有
詔為先生樹碑而俾臣某壽其事于石臣與友諒同寅習
知先生名德固願有述也况又奉 詔謹按薛氏自漢晉
為汾陰大姓有東西南三族之別徙下邳者西族胤也先
生家本下邳世有顯者大父珪讀書力田不躡世好父沂
明春秋經傳再與計偕廷策輒見卻歸而聚書窮理不復

出衆仰其高以友諒貴贈中順大夫禮部侍郎上騎都尉
河南郡伯配郭氏追封河南郡君先生生而不羣幼而有
詩聲冠而載書入少華晝夜誦習不以辟地廢東枯葵學
書泉上石爲之窪其勤類是又從明理學者游遂一以聖
賢爲宗 國初遊大同過應州高韓二帥喜而薦之中令
耶律公得應州教授俾子弟李焉公與間語輒擊節賞會
沙門萬松問先生以孔子之教何者爲要荅曰君君臣臣
父父子子松默服時進兵襄鄧中令薦聞授檢察使督衛
輝河南餽未幾改軍儲轉運使軍以無乏明年召還賞白
金百兩貂裘一揚與秦中名士也廉訪河南慕欲與游辟
居幙府先生從之始定居洛西南閱歲謂察察曰進不能
行其道徒羈塵網無爲也即棄去一時英俊若中山楊果
縉雲李微虞卿麻革雲中孟攀鱗蒲城郭鎬李廷河中竇

獻卿洛陽宰沂皆友也王文統柄國嘗羅致沂為真定勸
農使不得已而受陽為不事事至亡其告身及金符於酒
家文統知而迹得之沂因自免歸文統聚歷代奇謀詭計
為一書先生見而責之曰士君子如欲平治自有聖賢格
言此何為者遂絕勿與通中統初召為平陽太原宣撫不
起授提舉河南學校亦不起日與女几辛愿柳城姚樞稷
山張德直太原元好問南陽吳傑洛西劉繪緇川李國維
濟南杜仁傑解梁劉好謙講貫古李且以淑人伊洛之間
復蔚然矣洛西山川明麗先生卜築其要會重以花竹池
臺之觀良時勝友觴詠遊衍浩如也自中令公以下咸謂
洛西神仙先生高明樂易誘掖不倦及門者後皆知名官
洛師者多名卿材大夫昕夕造席請益過者以獲識為幸
遇異時瞻遺貌過故居慨然贊詠而不能忘二子友直終

於龍陽州判官友諒蚤以文孝記室事安西王王亮官州
縣三十年勝殘伸在興利去害皆有實狀最其大則武陵
涪陽活餓莩餘三十萬晚構精舍於洛西招徠教育迺續
先生之盛心義方之明堂構之美蓋兩盡焉先生臨終不
茹藥具湯沐授治命為書別親知又題七言詩四句投筆
而沒時至元八年秋九月冬十一月葬北邙山之陽今贈
集賢直學士亞中大夫輕車都尉追封河南郡侯謚文靖
配徐氏追封河南郡夫人生友諒及王郝楊三婦次王氏
生友直次任氏女八壻曰太常博士王顥曰陝西漢中提
刑按察使郝繼祖曰孟州知州劉適曰永寧張經洛陽焦
厚孫惟德揚師孟永寧張成孫男九曰濟終山陽尉曰貽
孫蚤世曰恭曰鼎安蚤世曰寬國子生曰裕曰信曰敏曰
惠孫女十有四先生為文辭得於心有易解中庸註聖賢

心李編皇極經世圖說道德經解陰符經論說有詩三百
篇曰適意集嗚呼若先生者可謂生有以樂死有以歸俯
仰天地不愧不怍者矣 恩加丞嘗延及宰宰不亦宜乎
碑宜有銘銘曰

大道之行三代之英元聖所志有紀有經未墜在人或措
或舉顯允薛公其適惟魯吾師吾友莫或裨之匪以旦暮
與千古期野有玄黃吾有緇素飲水曲肱夢與天遇維伊
之左維洛之西昔程今薛室豈遠而湛露及泉道隆時泰
夫豈公榮百世永賴邛山之陽林深石蒼嗚呼遠矣其存
者長

秦國文靖公神道碑

孔釋之道為教雖異而欲安上治民崇善閉邪則同後世
之士各尊所李更訾送諾莫歸其極自故翰林李士承旨

秦國文靖公始以佛法見知 天子至於忠言讜議敷弘

治化者孳孳焉惻惻焉悉本乎孔氏孔釋之道克協于一

夫天之生斯民也豈無意哉初其父方燕坐作觀音觀想

忽有抱一童子付之者已而其母有娠及產紅光發屋鄰

曲爭以失火來救生五歲一日卧三晝夜始寤問其故則

曰文殊方為吾說法不竟久留耳自是日聞父兄講誦經

論即了大義九歲始從師力學一目十行俱下日記萬言

十三能默誦俱舍論三十卷十五孔釋之書皆貫穿矣十

九被徵召對稱 旨為特賜坐 卅祖即位進寶藏論玄

演集一十卷嘉嘆不已因勸 上宜親經史以知古今治

亂之由正心術以示天下向背之道遂譯尚書無逸篇貞

觀政要申鑒各一通以獻 上深納之親王阿里不哥潛

謀不軌 天子重以骨肉之情命公往調護之而反狀益

聞乃遣近侍子孟速思怙木不花亟召以還曰毋害善人既
至慰勞久之公因舉任賢勿貳去邪勿疑与治同道罔不
興与亂同事罔不亡有言逆于汝志必求諸道有言遜于
汝志必求諸非道敷繹詳暇以諫 上大悅特授翰林學
士嘉議大夫知制誥同脩國史尋商議中書省事奉 詔
譯尚書資治通鑑雜經本草成進承旨加正奉大夫領集
賢院會同館道教事公既以碩德重望為 上所信幸每
賜對必以開言路廣 聖慮慎刑節用為言未嘗不稱善
至元三十年五月二十有二日丁丑忽端坐若禪定者左
右扶就寢至夜聞異香馥郁即視之已薨矣是夕有大星
隕于庭圓相凝室不散見白毫出西南去 天子聞之震
悼遣中使致祭賻贈有加五日辛巳闔維于國西南門之
外得五色舍利不可勝計塔葬其骨于宛平縣七園之原

詔收其家遺書得歌詩倡贊頌雜文數十卷命刻梓傳
世延祐二年贈推忠贊翊協德欽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
追封秦國公謚文靖明年集賢大學士臣顯請刻石表墓
而以文命臣某臣謹按公諱安藏字國寶畏兀人世家別
石八里自號龍宮老人祖諱小乘都贈銀青榮祿大夫大
司徒父諱腆藏帖材護迪贈太保儀同三司並追封秦國
公祖妣普顏嫡瑾妣葉仙郡主並追封秦國夫人配張氏
封秦國夫人子男二幹兒安迪欽中憲大夫同知徽州路
總管府事女一適荆湖北道宣慰副使耶律希圖中書左
丞相鑄之子也孫男二闕閭朝列大夫德安知府九九其
門徒之賢者則太師天藏沙津密護赤為之首臣嘗與公
同僚並受 世祖之知觀公為學有根抵制行有繩準論
事有本末憂國如家視物如已忠信豈弟有古君子之風

是以四海之內黔黎之氓緇素之流希聲光而談道德者
翹首跂踵莫有間焉其能生為大臣没享上公宜矣銘曰
佛以教離儒以習衰哲人之憂愚者之疑於鑠秦公孔釋
兼融振衣金維與道俱東展也生知允矣上智搜羅羣經
攄發祕義以儒輔世以佛洗心嘉言罔伏如玉如金出入
承明餘三十載窈窕禁林遺風猶在音容雖邈命數維新
茫茫秦郊原隰如鱗吁嗟秦公百世之士繼之承之惟
爾後嗣

大護國仁王寺恒產之碑

皇元以仁得天下其愛衛社稷福綏生民之道甚備惟佛
法慈悲智慧大無不包細入無倫參天地贊化育功博且
遠尊信尤異若昔 太祖龍興 列聖相承 世祖奄有
四海 成宗垂拱而治 武宗立功邊陲 今上撥平內

難以正神器 皇太后慈明仁愛受天下之養雖天命所

歸人心所戴萬有億載而陰相默佑之者豈無所自耶初

至元七年秋 昭睿順聖皇后於都城西高良河之濱

大建佛寺而祝釐焉肇基發跡天人之應神物之感雲臻

霧集昭爛赫奕三年而成時 裕宗在東宮襄善贊美所

以奉 慈闈尊梵王弘法海之盛心無所不用其極以佛

法不徒行必依於人人不可以無食中宮乃斥粧奩營產

業以豐殖之已而効地獻利者隨方而至物衆事繁建

總管府統於內置提舉司提領所分治於外歲滋月積府

之政日以懈田失故額租賦不登寺之賴日以削至大元

年 皇太后翼扶 明聖慨然思述 祖宗之德念 昭

睿順聖經始之仁罷總管府建會福院以平章政事宣政

院使安普忽馬兒不花為會福院使綜核名實遣官分道

院使安普忽馬兒不花為會福院使綜核名實遣官分道

約部使者集郡縣吏申畫疆場樹識封畛歷四載始仍舊
貫視常歲之入相倍蓰焉凡徑隸本院若大都等處者得
水地二萬八千六百六十二頃五十一畝有奇陸地三萬
四千四百一十四頃二十三畝有奇山林河泊湖渡陂塘
柴葦魚竹等場二十九玉石銀鐵銅鹽硝礬白土煤炭之
地十有五粟為株萬九千六十一酒館一隸河間襄陽江
淮等處提舉司提領所者得水地萬三千六百五十一頃
陸地二萬九千八百五頃六十八畝有奇江淮酒館百有
四十湖泊津渡六十有一稅務關埧各一内外人戶總三
萬七千五十九實賦役者萬七千九百八十八殿宇為間
百七十五靈星門十房舍為間二千六十五牛具六百二
十八江淮牛之隸官者百三十有三經界既正版籍既一
皇帝以為能稱孝養意進封安普秦國公辭 上曰尔

逮事 世皇乃 累朝舊臣封以此母庸辭出 制書親

授之 皇太后樂其有成功也命詞臣載文勒石以垂永

久臣奉 命惟謹竊謂 祖宗受命為天下主所以尊崇

佛法休惠僧徒惟恐不備焉者豈有他哉誠以其道足以

安利國家澤潤生民期底于至治也欽惟 聖上侍 皇

太后繼志述業篤恭於其上而羣臣披榛剔蠹忠順於其

下故能若是猗歎盛哉居其居習其書衣其衣食其食盍

亦脩其道安其教願 宗社之靈長祝 兩宮之萬壽以

報于上嗚呼一寺之政必得其人乃舉况天下之大四海

之眾乎既刻其詳于碑之陰謹拜手稽首而獻詩曰

巍巍世尊靈妙昭融振華金方迪我 皇風皇矣 聖神

聰明神武圖基萬億四三六五爰稽象教載跂遐躅四海

同源萬里一轂於穆 昭睿順坤承乾高良之濱神宮轟

焉丹明碧麗重門夾庇傑棟龍駭飛薨霞肆學人總總以
衣以食原田每每誰蹙誰闢繼祖承宗唯我聖君爰
啓爰謀太母之仁昔也莽只今也禾黍昔也蕩只今也
徵賦既樹既碣疆場有截我倉我庾載盈載溢惟得其養
其道乃明惟得其人其政乃行嚴嚴廣剝其音藹藹西負
大行東漸滄海松敷梵唄河衍法流於千萬年敬天之休

貞文先生揭君之碑

延祐五年春二月癸巳朔越三日乙未皇帝御嘉禧殿

集賢大學士臣顯翰林學士承旨臣忽都魯都兒迷失言
集賢大學士臣約臣貫等為臣言故江西儒師揭來成其
道德之化仁義之教被於人也深人思之弗忘而名号未
有所加封樹未有所表無以勸來者謚法清白守節曰貞
道德博聞曰文謚曰貞文先生賜碑墓道臣等謹昧死以

聞制曰可其賜謚貞文先生翰林學士承旨其為碑文
翰林學士承旨孟頫其書篆二月戊寅傳詔至盱臣某
方養病田里待盡朝夕不圖聖恩猶慮及臣臣雖委頓
敢不拜手稽首奉詔臣謹按揭受氏有三以官楚司揭
氏之後以邑漢揭陽侯之後以名漢陽信侯之後晉魏吳
楚之間皆有之唐乾寧中有僕射鎮為袁州刺史居盱水
上者為盱江揭氏居章水上者為豫章揭氏皆宦族先生
諱來成字哲夫世居豫章之豐城今為富州云先生孝友
篤誠出於天性家貧從諸父三登學手抄經史百家讀之
年十七為人師三十三始為進士四十一而宋亡築室箕
荷山之陰筍坡之下授徒自業暇則率子弟灌蔬雜草講
誦畦間暮則拾薪蘇以繼照其配日夜蠶績佐之以具昏
嫁喪祭存老恤孤嘗得遺金直可二萬求主名還之年餘

七十不肯乘車輿意所往即徒步百里齒髮不少衰端居
竟日不苟言笑雖妻子未嘗見疾聲厲色情容雖武夫暴
卒卒然遇之莫不斂容敬礼其飭身脩行必踐其跡安時
順事一會于理卒之日遠者悲傷痛悼近者朝夕會哭如
親父兄葬之日送者咸慟哭盡哀行道之人至不忍聞君
子曰先生懷道秉德博問苦學不以貧賤易其樂不以
靡薄遷其慮動靜有恒俯仰無愧生而人敬之死而人哀
之非古所謂特立獨行者歟嗚呼賢哉臣竊惟處士有謚
其來遠矣自世祖皇帝有天下四十餘載以處士得謚
及賜碑者蓋自先生始非皇上聖學日熙文德天覆若
冗草萊之士雖有仁智烏能被休光承浚澤若此哉以先
生之行謚曰貞文實應謚法廼繫而銘之曾大父諱克已
大父諱光朝父諱惟明世忠厚父以先生後伯氏惟聰娶

雙井黃氏生三男梅十歲能屬文蚤世侯斯今應奉翰
林文字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脩官苦讀書力養惟謹
一女嫁陳用清孫男二泫瀉女四長適楊湘次適陳閏
生以端平乙未六月九日卒以至大己酉六月廿又二
日葬以明年十月十又六日墓在宅西南四里查山三
世祖諱文莊兆之右文集廿卷藏于家銘曰
於惟貞文茂懿深醇莫知其源孰知其津無迎無將囿
物之常無喪無得命物之宅渾兮淵淵肅兮融融以是
而始以是而終九族漸仁羣士仰德 天子命之百世
之式

昌平縣新治記

昌平在今為赤縣當行幸警蹕之道皇慶二年冬十月
己卯 詔徙治縣西南五里辛店以便吏民之供頓宰

臣以前主簿程玉嘗有惠政于民民信愛之奏以為尹任
其役玉至官与達魯花赤谷罕主簿紐里帶高伯顏不花
尉塔不帶典史陳榮等議割祿入五月以倡於是前達魯
花赤不別尉朶羅互及縣之長老他郡縣之吏皆損金來
助又取物產雜植之隸官者售於民而利其直合得楮幣
萬九千二百緡以延祐元年秋七月十二日建功以九月
某日落成凡長吏之治胥吏之署賓燕之次儲度之藏庖
飪之舍靡不周備而費一出於縣官又夾道列植榆柳北
至閔南達于都門綿亘九十餘里他政一如主簿時加勤
恤焉 天子以為能三年夏四月特賜衣一襲進階承務
郎遣上都留守哈刺帖木兒度支監卿馬札兒台傳 詔
翰林命臣某曰女職太史氏其為文著之碑臣謹按昌平
在漢西都屬上谷東都屬廣陽在晉屬燕國隋屬涿唐屬

幽州之范陽郡其間或為郡或為縣廢置無恒而治亦屢
遷今舊治則後唐所置名則石晉所復也自古天下不能
常一茲縣扼雄關之隘據南北之限故其民善守而尚勤
開國以來連山失其阻大河失其險際天極地莫不來臣
上享其平下安其生而茲縣為赤縣蓋五十餘年矣其
從也非醜舊而圖新所以利吾民其著也非侈今而夸後
所以勸其臣世之君子仕於窮荒僻壤猶曰吾受天子
之命來為吏不敢以欺其民况在犖轂之下乎且孤城小
邑之令猶不可以授非其人况在畿甸之內乎嗚呼今之
令于茲者善已後之令于茲者朝廷將何以得夫賢乎賢
者將何以副吾君乎唐有大臣曰狄梁公萬歲通天中
由魏州刺史都督幽州昌平於幽州為屬縣人至今祠
之夫近於民者宜莫如今古之令于茲者多矣不聞有所

祀而梁公居官非久又非為令顯得民心如此豈不以其
大忠也耶比有旨復脩梁公廟然則天子所以風厲
天下者深矣豈唯昌平哉延祐三年六月丁亥奉
勅謹記

梅檀佛像記

蓋聞道非有像作易者必擬諸形容法本皆空度世則整
資於色相謂如指空為鏡不若以鏡而喻空即樹占風將
使識風而忘樹是以雙林付囑舍利以凡聖而遍分千幅
經行足跡亘古今而常在非炫神通於幻境實開方便於
迷津所謂由目以會心即心而印佛者也按大藏功德經
佛昇忉利天度夏三月為母摩耶說法爾時優填王常懷
渴仰而不得見救彼國內巧工造佛形像禮拜供養毗首
羯磨天化為匠者即白王言但我工巧世中為上王即選

擇香木肩自負荷持与天匠操斧斲木其聲上徹三十三
天至佛會所以佛神力聲所及處衆生罪垢煩惱皆得消
除又觀佛三昧經佛昇忉利天既久優填王不勝慕戀鑄
金為像聞佛當下以象載之仰候世尊猶如生佛乃遙見
佛足步虛空蹈雙蓮花放大光明佛語像言女於來世大
作佛事我滅度後我諸弟子付囑於女然則萬影沉江如
如不異孤光透隙一一皆圓夫豈擇地而容蓋亦隨緣而
應望梅林而止渴糜不同沾汎竹葉以言歸誰堪共載唯
我 聖天子道路往聖慈等覺皇祝長樂之春秋恒依佛
地企如來之歲月坐闕人天爰命集賢大學士李衍與昭
文館大學士頭陀大宗師溥光大海雲寺住持長老某大
慶壽寺住持長老智延大原教寺住持講主某大崇恩福
元寺住持講主德謙大聖壽萬安寺住持都壇主德嚴大

普慶寺住持講主某繙究毗尼經典討論瑞像源流乃有
阿閣鷄鸞法筵龍象五千四十八卷歷劫藏心十方三世
諸尊宿生摩頂莫不恪承 淵旨同述勝因曰釋迦如來
淨飯王之太子生於甲寅四月八日是為成周昭王二十
四年既生七日佛母摩耶夫人往生忉利至昭王四十二
年壬申太子十九棄位出家脩道至周穆王三年癸未
道成八年辛卯思報母恩遂升忉利天為母說法優填
王欲見無從乃刻旃檀為像目捷連慮有缺謬躬攝三十
二匠升天審諦三返乃得其真既成國王臣民奉之猶佛
是年佛自忉利復下人間此像躬迎低頭問訊佛為摩頂
授記我滅度千年之後女往震旦廣利人天由是像居西
土一千二百八十五年龜茲六十八年原州一十四年長
安一十七年江南一百七十三年淮南三百六十七年復

至江南二十一年汴京一百七十六年北至燕京居今聖
安寺十二年又北至上京大儲慶寺二十年南還燕宮內
殿居五十四年大元丁丑歲三月燕宮火尚書省石抹
公迎還聖安居五十九年而當世祖皇帝至元十二年
乙亥遣大臣孛羅等備法仗羽駕音伎四衆奉迎居於萬
壽山仁智殿丁丑建大聖壽萬安寺二十六年己丑自仁
智奉迎居於寺之後殿焉元貞元年乙未成宗皇帝親
臨奉供大作佛事計自優填造像至今奉詔纂述之歲
是為延祐三年丙辰二千二百有七年噫四大海中頓覺
業風之息一彈指頃不知賢劫之過嘉与涵靈從茲安隱
於是集賢大學士陳顥以述上聞有旨授臣某俾為之
記臣謹奉詔言曰粵自古初聖人教民報本返始而祭
祀之礼居其一廟則木為之主饗則孫為之尸及其後也

乃有像設焉而不知其所從始由斯觀之其原於梵俗也與夫佛為世中尊又何俟於贊然欲知佛之為佛不當于其身而况於其似然苟不自其外而求之又將無所措其力是故佛雖多訓然往往自即其身以言蓋因以上人心進退之兆若於其粗者猶惓惓不怠焉則其進也殆庶幾乎此佛之意也 陛下考百王之度酌羣言之蘊上以惇孝下以施仁蘄於厚天下者無所不用其極至於執人於善足以輔吾政教之所不逮者亦以天下之心為心而從之而非若彼內祠祕祝者之為也夫以金石之悍堅猶未能必其可久今以一木之為而綿歷獨若此然則佛之自衛者固甚周而人之尊奉也抑豈手足之功哉于以見人心之仁推諸四海而準而性善之說果不誣矣嗟夫邈泐二千年有奇至于陛下然

後發 德音紀鴻烈非緩也熙明之治至是而始隆雖
典祀之外猶必以斯文文之也然則化之漸被者廣矣
不其盛與記洛陽之伽藍筆多慙於董史頌西方之無
量心共祝於堯年莫測真如徒欣聖際謹記

應

制詩

贊

題手卷六首

滕王閣

佩玉鳴鑾地滕王說幾秋人間空畫本檻外只江流共濟
艱難業旁招俊乂儔太宗尤可念千古有瀛洲

龍舟

錦帆畫舸著聞在昔樂若可極得不償失臣作畫師磨
鈇舐筆願寫陶唐土階三尺

金碧山水春堂宴賓圖

青山偏宜春晝觀日射樓閣飛雲烟鷓鴣斑間鸚鵡綠黃
金帽映白玉闌高堂四面山回抱把酒看山終不到蘄然
屹立見全身堂上何如山上好衆人之樂爲主人誰知主
樂因嘉賓野風澹蕩天氣美一草一木皆精神小李將軍
誇好手休道今人卅無有他年人展此圖看小臣作詩同
不朽

蜻蜓

蜻蜓飛欸欸萑葦舞傲傲欲泊未泊間漂搖故多疑其欲
呼與語小立休嫌疑枝葉元不動風波有定時

莎雞蜥蜴

羽短未堪振莎雞抱禾穗無旱不須雲蜥蜴自遊戲萬國
笙歌樂太平昆蟲草木咸生遂

鼯鼠食粟

兔首麋耳飛翔以尾有體則鼠其名曰黽畫師何心以筆
獻箴小物陰類若人孔壬在室竊噉在野攫拾遇物輒敗
匪獨此栗昏夜橫逸白晝潛匿戒之戒之罔俾在側

題何澄界畫三首

姑蘇臺

吳王大凱破越回西施飛上層層臺撞鍾樹羽臨四野重
江疊巘烟霞開捐袞棄舊窮遊逸不信佳人解傾國春風
揚柳鬪腰支秋水芙蓉比顏色珠歌翠舞儼成行鳳臞熊
躡安足嘗願天回光繼白日願地注海供玉觴君王宴樂
無終極伍子昌言空切激焦勞嘗膽卧薪人辛苦安知在
仇敵山自青青水自流君王日日臺上頭麋鹿未遊吳已
沼西施還上五湖舟

阿房宮

智力有窮天不老秦帝山河迹如掃參差忽落畫圖間
白髮朝臣驚欲倒咸陽初起阿房宮六籍已焚兵已鎔渭水
函關萬年固終南泰華五雲中複閣重樓鬱相望翠戶金
鋪九天上下容萬人常有餘下建大旗知幾丈霞霧霧翼
天日迷山童地赭民睽睽窮奢極麗猶未愜謂海可梁天
可梯蓬萊何處樓船遠上蔡東門嘆黃犬六國池臺春草
長千門歌舞斜陽轉遊觀未畢化埃塵宮樹淒涼野鹿
馴至今世上丹青手留與千年作爭臣

昆明池

蒲萄苜蓿醬筇竹枝萬里來自西南夷瀾翻浪濤四十里
上林更鑿西滇池牽牛左躡右織女朝暮日月相吞吐
魚龍萬變世莫聞曼延百尋人豈覩樓船笳鳴角觝張
千官劔佩鳴鏘身毒最爾猶阻絕四表何以昭天光

君王好武古莫當海寓如此仍開疆金隄揚柳秋風起
落日輪臺遺恨長憶昔世祖規南國剡木為舟神莫
測江漢功成指顧間中天垂裳開八極老臣撫卷重太
息可惜畫工描不得

臣待罪祕書日祕書監扎馬刺丁出示中統年間
習水戰船樣長尺有咫竟平江南一天下世祖
規模宏遠矣因併記之

右昭文館大李士中奉大夫何澄年九十所進畫卷
澄之畫得自天性世祖時已有名被徵待詔掖
垣至大初興聖宮成皇太后旨總繪事遷太中
大夫祕書監致仕今進此卷上大異之超賜官職
詔臣某為之詩將藏之祕閣示天下後世工緻妙巧
古人不得專美於前臣竊謂自古以翰墨見知當世

不為無人澄獨以姑蘇臺阿房宮昆明池託物寓意
其庶幾執藝以諫者歟臣既喜為之詩復識卷末以
附不朽云皇慶元年二月 日具官臣某拜手稽首
謹跋

李秋谷畫像贊

歷觀宰輔久無儒者潛龍羽翼公乃大雅 帝曰舊學
汝遂相予真儒之効此其權輿熙運方開明良起喜如
龍而雲如魚而水任以天下可謂大臣勞謙得士清靜
寧民想其風采金玉珪璧賜之畫圖式是百辟豈惟丹
青盛德形容尚友凌烟黃閣清風

孝經直解序

奉

教撰

孝者百行之源五常之本自天子至於庶人罔不由之
以成德述之有經衍之有傳釋而通之有義疏至近代

司馬文正公泊晦菴朱先生各明備其辭焉 聖天子
 以孝治天下薦意是書表章尊顯圖鏤以行自家而國
 自國而天下將使家曾閔而人參騫德至盛也 太子
 淑性天與懿學日新問安視膳之暇尤孳孳於此廼一
 日傳 教示以錢氏直解俾某為之序謂欲傳之板本
 以廣斯文某承 命伏讀義訓詳明質而不野坦然切
 近易知易行信可尚也 太子不徒歷之於目抑必著
 之於心不惟善於其身又將推以教人詩云孝子不匱
 永錫爾類 太子可謂能錫類者矣記曰孝者善繼人
 之志善述人之事 太子可謂善繼述者矣某文墨雖
 荒敢弗敬承而為之序抑言近而旨遠者善言也後之
 讀直解毋以淺近而忽之

楚國文憲公雪樓程先生文集卷第九

楚國文憲公雪樓程先生文集卷第十

奏議存彙

吏治五事

取會江南仕籍

昨者欽奉 聖旨許令江南曾有官人賫告勅赴省換授此最良法茲臣賣弄遂至顛倒求仕者憑外省之咨而外省貧饑尤其可畏有錢者無告勅可以得咨無錢者有告勅却不得咨求仕之人有賣家喪業而卒不沾一命者亦有全無根脚大錢計會白身而一旦受 宣命者亦有外省尋官將空頭咨示旋來內省尋越有錢人負書填姓名亦有內省官吏通同作計公行添插人負又有一尋潑皮歹人置局京師計會保官誣寫根脚保明而得官者吏治之弊至此已極今省府欲行考究

似竟費力今有捷法可以永除病根欲乞選清強通曉
官負無論南北每省差兩負前去同本道按察司取會
江南州縣城郭鄉村鄰甲保明詣實元在亡宋有官人
負姓名一槩置籍明書本人鄉貫三代及入仕根脚賫
擊前來省部以憑照勘遇有求仕人負一閱而知真偽
極為便當仍與申飭外省遇有求仕者合與行下本郡
令鄉都鄰甲保明本人是何出身即量輕重咨來不許
邀阻其有外省官吏迂調人惟許令求仕人赴御史行
臺及按察司論訴庶幾公私兩得便當籍成之後却與
商略白身人求仕格式行下江南

通南北之選

聖主混一車書兼愛南北故北南之人皆得入仕惜乎北
方之賢者間有視江南為孤遠而有不屑就之意故仕於

南者除行省宣慰按察諸大衙門出自 聖斷選擇而使
其餘郡縣官屬指缺願去者半為販繒屠狗之流貪汙狼
籍之輩南方之賢者列姓名於新附而冒不識體例之譏
故北方州縣並無南方人士且南方歸附已七八年是何
體例難識如此欲乞令省部刷具北南府州司縣官貢脚
邑叅對今後北南選房流轉定奪若以南人為未識體例
則乞於北方州郡每處且與叅用一二人一任回日却與
通行定奪其北人注南缺而不赴者重與罪過庶幾吏稱
民安可以上副 聖主兼愛南北之意

置考功曆

國朝建御史臺雖有考課之目而未得其要莫可致詰欲
乞照前朝體例應諸道府州司縣下至曹掾等各給出身
印紙曆子一卷書本人姓名出身於其前俾各處長吏聯

街結罪保明書其歷任月日在任功過于後秩滿有司詳
視而差其殿最則人之賢否一覽而知考核得實庶無僥
倖

置貪贓籍

國朝內有御史臺外有行臺按察司其所以關防貪官
汙吏者可謂嚴矣而貪汙狼籍者往往而是何也蓋其
弊在於以徵賦為急務於按劾則具文故今日斥罷於
東明日擢用於西隨仆隨起此棄彼用多方計置反得
美官相師成風愈無忌憚欲乞省臺一体應內外諸路
官真有以貪賊罷者置籍稽考未許收用其吏人犯賊
者重置于法永不叙用内外一体照應庶幾官吏知所
警戒

給江南官吏俸錢

仕者有祿古今定法無祿而欲責之以廉難矣江南州縣官吏自至元十七年以來並不曾支給俸錢真是明白放令喫人肚皮推剝百姓欲乞自今並與支給各官合得俸錢其有貪賊者重罪不恕人自無詞

民間利病

江南買賣微細宜許用銅錢或多置零鈔

竊惟江南小民多而用錢細初歸附時許用銅錢當時每鈔一貫準銅錢四貫自銅錢不用每鈔一貫所直物件比歸附時不及十分之二在前上司指揮官收銅錢有私藏者坐以重罪其拘收到官者必多或民間尚有窖藏亦難盡知計江南銅錢比故宋時雖或鎔廢其到官者寧無十分之五在民者寧無十分之一若盡發在官之錢使民間以鈔一貫就官買錢若干添貼使用其

有民間窖藏未入官者立限出首納官免罪如限外不
首私自發掘行用許鄰右主首諸色人捕告驗實坐以
元罪有誣告者亦反坐之試行一二年如公私果便永
遠行用如其不便然後再禁公私亦無所損如不復用
銅錢更宜增造小鈔比來物貴正緣小鈔稀少謂如初
時直三五分物遂增為一錢一物長價百物隨例省府
雖有小鈔發下而州郡庫官不以便民為心往往憚小
勞而不領取提調官亦置不問於是小經紀者盡廢民
日困而鈔日虛宜令增造小鈔數倍常年分降江南州
郡特便細民博易亦利民重鈔之一端也

軍人作過甚者責其主將仍重各路達魯花赤
之權

各路管民官與管軍官不相統一軍卒肆凶小民受害

管軍官不肯問而管民官不敢問又甚則如臨江之兵揮刃以擬搃府吉州之兵奮拳以歐府官此風何可浸長 國家置達魯花赤本令兼管軍民江南諸路達魯花赤固多失職亦緣地遠軍驕故不能制宜特降 旨今後諸處經過屯戍軍兵敢於民間剽奪姦汙者本路達魯花赤即將犯人準法處斷如漏失本人姓名具管軍官姓名呈省自其牌子頭至百戶定罪有差若十人以上同罪罪其主將事体重者奏裁似望每翼頭目各務鈐束其下不致生事軍民相安遠方幸甚

百姓藏軍器者死而劫盜止杖百單七故盜日滋宜與藏軍器同罪

盜之害民劫盜為甚劫盜不已羣盜生焉故自古立法劫盜必死江南比年殺人放火者所在有之被害之家

纔行告發巡尉吏卒名為體覆而被害之家及其鄰右
先已騷然及付有司則主吏又教以轉攤平民坐展歲
月幸而成罪又不過杖一百七而枝蔓逮捕平人之死
獄中者乃十四五况劫盜幸免必圖報復而告發之家
無遺種矣被賊劫者誰敢告發盜勢日張其禍何可勝
言夫諸藏兵器者處死况以兵器行劫而罪乃止於杖
此何理也故盜無所畏黨日以多今後強盜持軍器劫
人財物賊證明白只以藏軍器論罪郡府以便宜從事
並免待報庶使凶人警畏平民安帖其於治勢實非小
補

江南和買物件及造作官船等事不問所出地
面一切遍行合屬处处擾害合令揀出產地
面行下

凡物各有所出所聚處非其處而謾求如緣木求魚鑿冰求火無益國家徒擾百姓如紵絲邵緯木錦紅花赤藤桐油鱧膠等物非處處皆出家家俱有者也而行省每遇和買不問出產在何地面件件都是遍行合屬其各道宣慰司承行省文字如此亦遍行合屬揔管府揔管府又遍行合屬司縣遂使江南百姓因遍行二字處處受害及申到和買諸物又行移體覆今日體覆明日體覆動輒半年一年及上司放支價錢官吏通同不復給散於民虛寫收管粘入卷中以備照刷公私俱弊欲令省家先計必合和買物件某物出於何處聚於何處采之公論置簿籍記如在江東止行下江東在兩浙則止行下兩浙量遠近立限期仍令本處宣慰司止行下所出所聚去處委廉幹正官一員依時給價於係官錢

內即行放支結保申呈如後經手官吏作弊事發欽依
至元十九年 聖旨條畫盜官財物罪犯追斷又造船
一事其弊与前略同自至元十八年至今打造海船糧
船哨船行省文字並不問某處有板木某處無板木某
處近河採伐利便又有船匠某處在深山採伐不便又
無船匠但槩驗各道戶計數派船數通行合屬宣慰司
宣慰司仍前通行合屬總管府以江東一道言之溧陽
廣德等路亦就建康打造信州鉛山等處亦就饒州打
造勾喚丁夫遠者五六百里近者三二百里離家遠役
辛苦萬狀凍死病死不知其幾又兼木植或在深山窮
谷去水甚遠用人扛擡過三五十里山嶺不能到河官
司又加箠楚所以至元二十一年寧國路旌德縣民余
社等因而作閼亦可鑒也又所用木植鐵炭麻灰桐油

等物官司只是椿配民戶民戶窘急直一錢物一兩買
納處處一例不問有無其造成船隻並係倉卒應辦元
不牢固随手破壞或致誤事宜令今後凡是海船止於
沿海州郡如建德高陽等處打造糧船哨船止於江西
湖南湖北等處打造仍乞照故宋時打造官船體例差
官領錢與河海船匠議價打造每人願造若干船隻領
若干錢寫立文書須管十分堅牢如有違約追罰價錢
依法治罪所委官在彼守待了畢交領回遠則民戶無
遠役之費匠戶無差役之苦官吏無催督之勞或有欺
盜發覺照依盜官財物例追斷公私兩便而所造船隻
亦可為長久之用

江南諸色課程多虛額妄增宜與蠲減

江南茶鹽酒醋等稅近來節次增添比附初歸附時十

倍以上今又逐季增添正緣一等管課程官虛添課額以諛上司其實利則大槩入已虛額則長掛欠籍姑以酒課言之自前日有司徒增酒課每米一石收息鈔十兩而江南糯米及所用麴蘖等工本通僅七兩以七兩工本而官先收十兩和息宜有此理所以杭州建康城裏酒價不半月間每瓶驟增起二伯文其他可類推也前來欽奉 聖旨諸色課程從實恢辦既許從實豈可虛增除節次累增課額實數及有續次虛增數目特与查照並行蠲減從實恢辦庶將來不致陷失歲課亦不致重困民力

建昌路分小於撫州而雜造段匹三倍撫州工役太不均宜只依撫州例諸處凡似此不均者比附施行

竊惟建昌雖名一路而在宋時止稱為軍宋初本是撫州屬縣兩處民戶物產大不相侔况建昌四縣近又割出管內南豐一縣以為州事力小弱甚矣今江西却令建昌路安機一百張每年造生熟段匹二千二百五十段而鄰近撫州路止安機二十五張建昌何重撫州何輕撫建甚近土性一同非建昌獨宜織造也緣建昌曾有一路官刻下民媚上司妄添數額遂不可減作備有自流毒無窮本郡不堪其憂臣昔家此實所備知如今比附撫州体例特与未減似望公私易為赴辦段匹又加精好而本路之民少得一分之寬然此特建昌一路与織造一事也其他路分及工匠等事似此不均者亦乞令各處有司比附上項事理施行生民幸甚

江南官吏家遠俸薄又不能皆有職田不能自

贍故多貪殘宜於係官田地撥與職田

江南官吏多是北人萬里携家鈔虛俸薄若不漁取何以自贍中前曾令依腹裏郡縣体例各各給與職田而行省行下必令於荒閑田地內標撥夫江南州郡安得處々皆有荒閑田地只為此語糊塗浮汎得職田者遂無幾人轉見窘迫恣意貪殘今欲與一一添俸則費鈔愈多虛鈔愈甚莫惟職田之為便也宜令行省徧下諸道諸路郡縣凡各處係官田土即撥與各官充合得職田比腹裏体例毋令減少使繁已守職者既免飢寒之憂其病民蠹國者自甘懲汰之罰如此然後治平可冀也

議安南

九月二十日撤里蛮承旨荅失蛮官人及樞密院眾官等傳奉 聖旨令臣等議安南國事欽奉如此臣等議

得自古帝王招來海外諸蕃小國率以恩信羈縻使之
稱臣奉幣而已難於一一責備安南臣屬日久最爾小
夷安敢与我抗敵但以大兵猝入其境愚妄失措遂至
弄兵以正理論之宜加誅討但彼生靈無辜可為哀閔
兼安南奉貢近三十年一旦滅之恐海外諸蕃不知底
裏聞之震駭有虧 聖朝來遠之意况比年用兵占城
沿海州縣百姓勞動今安南既自知罪願增歲幣 聖
度天寬宜亦包容但彼中未嘗遣使請命遽以朝命許
之恐輕國体宜令行省移文安南開示 聖上寬大之
意令彼遣使奉表謝罪贖所增十分歲幣入貢彼若不
來徒以虛辭疑貳我師然後加兵亦未為晚臣等愚見
如此伏取 聖裁

臣聞國於天地必需才以為用而人才之盛非自盛也
全在國家教育之勤其衰也反是叅之歷代可攷也
國家自中統建元以來中外臣僚亦時聞表表偉傑者
皆自往時故老宿儒薰陶浸灌而然歷時既久以次淪
謝迺來晨星寥寥無幾何矣臣不知更十餘年後人物
當何如其瑣瑣也而主國論者恬不知怪視學校為不
急謂詩書為無用不知人才盛衰張本於此蓋嘗有
旨行貢舉求好秀才上意非不諄切而妄人輒陰沮
之應故事而集議凡幾作輟矣然則無怪乎選任之非
才政治之不理也今已至此後當若何臣愚欲望
陛下明詔有司重學校之事慎師儒之選京師首善之
地尤當興建國學選一時名流為國人矜式優以餼廩
隆以禮貌庶四方觀感有所興起外而名都大邑教官

有缺不但循常例取庸人而已必使廷臣推擇可以為
人表儀者條具聞奏令有祿可養而不匱職比親民而
加優視教化之廢興為考第之殿最其諸生有經明行
修者特与蠲免賦役依已降 詔旨施行似望 國家
教育有方多士鼓舞不倦他日隨取隨足無臨事乏材
之歎天下幸甚伏取 聖裁

好人

臣謹奏臣聞治天下者必盡天下之才故曰立賢無方
曰旁招俊乂若限以方所徵以技藝雖曰用人猶無人
也 國家既已混一江南南北人才所宜參用而環視
中外何寥寥也豈以其踈遠而遂鄙之歟此羣臣之私
意非 陛下至公之度也臣何以知之臣往在江南屢
聞 明詔一則曰求好秀才二則曰求好秀才而以好

秀才致之。陛下者幾何人。江南非無士也。亦非陛下不喜士也。是羣臣負陛下也。且陛下遣使江南。丁寧之曰。求好人。夫所謂好人者。大而可以用於時。細而可以驗於事。蓋無所不該矣。而凡出使者。皆昧陋。愚淺不達。聖見之高明。止以卜相符。藥工伎為好人之尤。此何謂也不。惟不達。聖見且使遠方有識之士。或以淺窺。朝廷臣竊耻之。臣之愚陋。雖未足以為好人。然世所謂好人者。儻無則已有。則臣必識之。江南百餘州之廣。衰數百餘年之涵養。豈無一二表表當世不負陛下任使者。臣奉命而往布宣德意。庶幾遇之。如得其人。以驗臣言。則望陛下先試以一職。任事使之。自卑而高。自難而易。小有益則小進之。大有功則大用之。磨以歲月。自見能否。且陛下如用若人。則不但愚

臣得舉所知而已他時奉命出使者皆知陛下德意將見異人輩出不遠數千里為朝廷用得人之盛視古無愧臣不勝大願謹錄奏聞伏候聖旨

公選

臣某謹奏臣於至元十五年十一月初九日欽奉

聖旨節該您省得的勾當說者官人每好的歹的說者欽奉如此臣竊惟國家自平江南以來內而省部密院等衙門外而行省行院宣慰司總管府州縣官並皆參用南人惟御史臺行臺按察司獨不用南人臣不知其說也夫南北人情風俗地里各各不同若欲諳悉各處利害須是參用各處人真况江南自歸附以來已十餘年而偏遠險惡去處盜賊時時竊發虽官吏貪殘所致亦緣行臺按察諸司耳目不及每年察司官名曰巡

按其實何曾徧歷止於安靜地分迂延翔翔聞有小警
即行退避至於徧遠險惡去處曠數年不敢一到其間
小民被官吏苛虐無所告訴激而為盜官吏反欲因此
有所虜掠每有一二人竊盜便稱某郡某縣一同作歹
上司聞此欣然出兵子女玉帛恣其所欲真盜何嘗捕
得而無辜一切受禍 朝廷於江南設行臺按察正欲
察訪利病果得其人何至如此非惟官不得人亦緣南
北事体不同所用皆北人而無南人故不能諳悉各處
利害如舟車之於水陸不能易地以為功也臣愚欲望
聖慈特降 睿旨御史行臺自中丞以下隨路按察司
自察使以下並合公選南方曉事耆舊及清望有夙力
人負每路或一或二不定真數与北方官負同共講論
區畫庶幾諳悉江南事体周知遠人情偽內臺侍御史

至監察御史等官亦合參用一二南官以備采訪不勝
生民之幸謹錄奏 聞如蒙 采擇乞送中書省召耆
老大臣集議施行伏取 聖裁

論時相

臣聞天子之職莫大於擇相宰相之職莫大於進賢苟
不知以進賢為急而惟以殖貨為心非為上為德為下
為民之意也昔漢文帝以決獄錢穀問之丞相周勃不
能對陳平對曰陛下問決獄責廷尉問錢穀責治粟內
史宰相上佐天子理陰陽下遂万物之宜外鎮抚四夷
內親附百姓觀其所言可謂知宰相之職矣今權姦用
事立尚書省以鈎考錢穀剝割生民為務所委任者率
皆貪饕徼利之徒四方盜賊竊發良以此也臣竊以為
清尚書之政損行省之權罷言利之官行恤民之典於

國為便謹冒昧以聞伏取 聖旨

論行省

竊謂省者古來宮禁之別名宰相常議事其中故後來宰相治事之地謂之省今天下踈遠去處亦列置行省此何義也當初只為伯顏丞相等帶省中相銜出平江南因借此名以鎮壓遠地止是權宜之制今江南平定已十五餘年尚自因循不改名稱太過威權太重凡去行省者皆以宰相自負驕倨縱橫無敢誰何所以容易生諸姦弊錢糧羨溢則百端欺隱如同已物盜賊生發則各保界分不相接應甚而把握兵權伸縮由已然則有省何益無省何損又其地長短不均江淮一省管兩淮兩浙江東延袤万里都是繁劇要會去處而他省有所不及其五分之一如此偏枯難為永制今欲正名分

省冗官宜罷諸處行省立宣撫司一浙東西二江東西
三淮東西四福建五廣東西六湖南北自江淮以南止
并為六箇宣撫司其為宣撫使者許帶舊日相衙外如
諸道宣慰司今日止是過道衙門有無不加損益宜盡
行革罷歸其權於宣撫司凡舊日行省宣慰司職事皆
於宣撫司責辦其江淮諸道軍馬分立六箇元帥府但
是有宣撫司處便有一箇元帥府管諸萬戶以下軍官
專一討滅盜賊如此軍民之事有何乖誤何必令外面
權臣借大名分竊大威權以恣橫於東南哉

救以底于亡
省立布政司與大明革
公言合

議災異

中書省臣欽奉 聖旨以恒賜暴風星芒之變同御史

臺集賢翰林院會議者竊惟事有本末政有後先今特

據其本與先者言之其略有五一日敬天二曰尊祖三
曰清心四曰持體五曰更化具列于后

一敬天

天育萬物不能自理乃立之君以主之故君者所
以代天育物也惟明君能知天監在上赫赫甚迹
凡一語動一政令罔不兢兢業業思合天則期當
天心若論官則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不敢乘一
時之喜怒而輕予奪之也若論刑則曰天討有罪
五刑五用不敢因一時之喜怒而出入之也凡事
如此謹守勿失於是陰陽和風雨時而萬物育天
相之也乃若政令之或爽天必出災異以儆之而
儆之者所以仁愛人君欲其久安長治而萬物得
其育也故明君遇此則必省躬以知懼昭德而塞

違誠格政修天意乃得於是災變弭而和氣復矣
故雖堯湯之世不能無水旱而卒以無害者堯湯
用此道也

一尊祖

自古帝王創建國家無不自艱難而得之而傳之
子孫猶蓄畬者之望播穫作室者之待堂構也夫
固不易哉我太祖皇帝起自朔方身歷百戰收
附諸國惡衣菲食擲風沐雨何如其辛勤也世
祖皇帝親歷行陣心籌計畫恭儉敬畏以有天下
混一南北何如其辛勤也主上以仁明天縱之
聖紹膺景命蓋常以此存心思祖宗開基建業
之不易而遇是儆也固益兢兢業業用一財則必
曰此民力也自祖宗艱難而得之也豈可輕用

官一人則必曰此國柄也自祖宗艱難而致之也豈可輕與動靜整敕每事如此則百司自然共職庶政自然脩舉祖宗在天之靈必皆歡悅而天佑響答福祿日臻邦基益固矣

一清心

心者一身之主而萬事之本也夫目之於視耳之於聽口之於言手之於執足之於履皆惟心之所使心得其正則接物臨事之際視聽言動皆得其正而無有繆誤乖戾之患况四海之廣萬幾之微皆仰治于一人而一人之所仰者非惟心乎盖水必止乃可以涵物像鏡必明乃可以別妍醜故帝王貴清心清者靜一不遷之謂也若聲色之娛飲食之樂所不能無尤當即適使不至撓吾心之清

心清則四海之廣無不燭萬幾之微無不察光明
洞徹不言而信讒諛不得施邪僞不敢前百官有
司各安其職無有撓格之患則法制流行紀綱振
舉災變息而天下治矣語曰本立而道生故帝王
以清心爲本實揜攬權綱之要道也

一持體

事莫不有體體者得其要之謂爾人君任宰輔以
馭百官守法度以信萬民斯其體也若乃任一小
官罰一小過有司之事耳而人君親之則有司懼
矣夫上下正政令壹賦歛以時用度有節賞罰必
信此天下之守也而朝行夕改守無所止則臣下
恐懼皆思為已而怠其所職殃害及民怨讟不免
而或召災異故為君之道在乎持大体先有司裁

制予奪必信必一則雍熙之治可坐而致何災異
之有哉

一更化

傳有之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為政不行
甚者必變而更化之今有司所甚患者曰財用不
足曰選法撓亂曰官府不治三者而已改弦更張
此其時也蓋亦思其所由乎財用不足豈非所入
者有限所出者無窮與選法撓亂豈非賢不肯混
淆越格者多而非格者不少與官府不治豈非賞
罰不明而名節素不勵與宜敕有司詳校一歲錢
穀所入幾何所出幾何若所出皆為當出則財之
不足將無法可理若猶有不當出而可以已者如
不急之營繕無名之賜予據其名件一皆止之則

財用必足矣又詳校銓選除合格外越格與非格者幾何任迴量其根脚功過定奪仍原其所由跡轍一禁絕之則選法必行矣官府之制上下內外相維相資各有條理果皆得人何有不治然人材不齊善惡必有故賞罰立焉若善者當賞而不賞惡者當罰而不罰則善者變而爲惡而惡者徂而益甚又如犯至不叙大罪也而或巧圖復用老病謝事常理也或戀不忍去至有貪欺害民善於自蔽不即敗露上官不以審風憲不以察因習成風不知有耻治何由興宜嚴敕省臺公賞罰勵名節由京朝始則官府自治矣凡此三者更化之大略也三者果更民力必紓人材必多祥瑞必集國勢必隆然非更之之難行之之難也非行之難守之

之難也惟 聖天子以敬天尊祖清心之德守而行之又何難哉

銅錢

鑄金為幣起於上古至周太公立九府圜法於是有貨泉之名泉即銅錢也歷代相循以為國寶雖形制增損互有差殊然自周以來上下二千年有國家者未嘗一日廢棄蓋金銀雖可貴非民間皆有之物惟銅錢不貴不賤為諸貨之母可以流布通行以此名之為泉言如泉流不竭也多者歲蓄為業雖遭水火亦無所傷貧者手持一錢入市亦可得一錢之物所以上下同寶古今通行今國家雖以寶鈔為幣未嘗不以銅錢貫百為數然則鈔乃錢之子錢乃鈔之母也子母相權乃可經久實廢其母而虛用其子所以鈔愈多而物愈貴也民間

為見公家不用銅錢所在凡有窖藏錢寶之家往往衷
私立價販賣與下海商船及爐冶之家銷鑄什器遂使
歷代寶貨翻為民間所私兼自古有國家者皆因仍歷
代見有之錢行用如五銖半兩開元通寶之類乃漢唐
以來舊錢今縱以鑄錢事重費多未議奉行亦合收拾
民間見有銅錢量宜立價官為收買見數與寶鈔相權
並行庶使利權歸一不啓僥倖之心其於鈔法亦有補
益又兼即日行用庫皆以平準為名以官倒金銀與寶
鈔相準立價故也今既開禁民間金銀價愈騰踴若不
收拾銅錢為鈔之平準誠恐將來日久弊深猝難整治
愚見如此取自集議

聞奏施行

楚國文憲公雪樓程先生文集卷第十

楚國文憲公雪樓程先生文集卷第十一

奉直大夫秘書監著作郎男大本輯錄

翰林侍講李市奉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同知經筵事門生搗僕斯校正

記

遠齋記

余來京師十年始築室室之東偏敞一齋爲游息之所名曰遠客疑焉解之曰余生長東南望燕山在天上四海一家得以薄技出入周衛違親數千里非遠乎余之始至也棲于南城之南凡八遷而宅于茲國中闌闐之地余不得有乃僻在城隅距舊棲又一舍而羸非遠乎客何疑客曰子之言則然大鵬九萬里一息二城相望尺只日三數往復腹猶果然白雲舍雖數千里外以志養志如在膝下子以爲遠未之思也客去遂記于齋壁至元廿四年夏五甲寅廣平程某記

諸公題詠附

集賢學士程公十年于朝日近清光而親舍乃數千里
今以行臺侍御史得旨南還庶幾便養而回望闕廷
又二千里外日以近者人子之樂日以遠者人臣之憂此
遠齋所爲作也夫忠臣孝子之眷眷於君親也一以朝夕
左右爲樂然亦難乎兩全矣子之愛親不可解於心臣之
事君無所逃於天地間惟其所在而致其道豈以遠近間
哉余旣從公觀光于上國又將從公而南與公同其樂而
不同其憂者思有以紓公之憂焉爲是言也或曰近多懼
遠多譽人所樂而公憂之何也之言也讀易而未知易之
所以易何足以知公之心吳澄書

遠齋銘

閻復子靜

吾友鉅夫自洪之燕有宅一區有田一廛舉頭見日尺五

去天以遠名齋義或不然彼美鉅夫學爲通儒秉內相權
乘御史車慶流千載道濟八區由是言之不亦遠乎

張仲默必葺軒記

汴張君仲默官淮南扁所寓曰必葺而謁記於余余曰子何
葺之皇皇哉富人之居崇閉屹墻雄柱脩梁䟽䟽晝窻沉沉
夜堂故不俟棟撓榱崩藩拔級夷始求匠氏之方今子無屋
屋於官而歸厥直之當游目環堵塗墍昧眚昂首上覆茅茨
壓吭簷頽木蠹土洳草荒壁裂暑而漏日瓦破寒而受霜驟
雨飛下顛風走旁偶客寄乎遽廬葺不葺其何傷仲默曰不
然吾知葺吾居而已而葺之爲官乎爲私乎吾暇計乎哉今
夫馭之巢于誰氏之家也春而來秋而歸未始有定之也然
有烏衣者頡頏于飛言采其泥言壘其棲雌雄偶居子孫焉
以肥何嘗曰此王謝堂也烏用是脩之治之哉古之人有世

一葺者矣厥考作室厥子肯堂是也有歲一葺者矣亟其乘
屋其始播百穀是也有時時焉葺之者矣一日必葺其墻屋
是也彼皆有爲而葺也若夫吾之葺也何所爲何所爲椽桷
之腐焉者鮮之磚甃之缺焉者填之垣翰之脆焉者堅之隙
壤之莽焉者軒之吾知葺吾居而已而葺之爲官乎爲私乎
吾暇計乎哉余聞而賢之曰噫天下事當葺者何限有得其
說而推之者縣葺于而縣郡葺于而郡朝葺于而朝欲無興
滯補廢得乎則又勉之曰人生天地間百年一蘧廬耳謂蘧
廬而不脩之治之物欲之不除氣質之不改棄安宅於漂搖
委廣居於蕩析則所以與天地相爲不朽者烏在此獨非葺
之大者耶仲默聞余言躍然曰吾知葺吾外公獨教我葺吾
內葺吾外一日而必葺葺吾內終食造次顛沛而必葺外且
不可不葺而况內乎哉余嘉仲默之葺有大於墻屋者也次

第其說以爲之記

冲虛通妙先生王君祠堂記

至元壬辰春將奉母喪歸于兆薙草穿壙畚土輦石事嚴積
雨泥潦大懼弗克葬徧走山川家君曰此邦有王侍宸人謂
司陰晴柄冰澗鄧主簿寔嗣其法有禱輒應盍求諸二月甲
子朔往叩蚤猶陰晦雨垂垂欲下已而雲破日漏午大霽自
是再旬不雨至甲申掩壙已乃雨竟月余歎曰異哉一日主
簿君來謂余曰侍宸道法能呼吸爲風雨在宋嘗被遇徽高
二朝歿而邦人事之如生歲己丑旱禱而雨辛卯旱又禱而
雨祠在天慶觀廡下卑褻弗稱今即其昔所寓地于觀之左
而改祠焉所以報也徵余文爲記余寓盱未二十年客外之
日十九不能悉盱故實獨識君久知君爲侍從家賢子弟又
因君知侍宸爲此邦人所嚴事且於余之有禱也其應如響

是可記也侍宸事迹其實錄主簿君名桂孫字芳遠自號冰澗道人至元壬辰四月既望程某記

此君軒記

古之爵五等而有土有民者曰君非有土有民而蒙是號必其德有可尚者也人而能是亦希矣竹物也而何以得此稱於子猷哉竹之德固可尚心虛而神清貫四時而不改也晉人尚雅趣頗以不事事爲清虛吁比德於竹者如斯而已乎吾至官借宅於人而植竹於西軒之外復借子猷所以號竹者名吾軒吁吾軒借於人也軒之名借於人也皆非吾所自有也獨所以如竹者非可借於人而意子猷或未之知然則子猷之君此君亦借耳借歟非歟是未可知也吾將問之此君至元三十一年五月五日記

寧德縣重修學記

福州舊領縣十有二百年來士學爲東南最寧德較他縣若弗及雖然此以科舉之士言也初無與乎人才之實閩故家星錯棊置爾來潛深伏奧不見人而人不見者多矣若余所及見寧德孫君駉者又豈敢以科舉之士例視之哉君少年遊太學方衆人汲汲進取之時獨能師其同舍之先輩俞君晰從事於經學世務及旣成進士官于浙往來猶造其師之廬而考業焉今老矣務學如少年時一日詣余請曰寧德自宋嘉祐始有學近歲邑再燬於寇火將及孔廟輒息異哉若或相之者宋末割長溪之半置福安縣 國朝遂升長溪爲福寧州而以寧德隸焉至元二十六年州之守行縣視廟學弗修畀金俾前邑令葺講堂新四齋兩廡三十年冬提學者命駉掌教事學無廩養士之粟歲貯于私家非便首營構之而縣大夫議大修完乃捐俸以倡諸生亦各出力以助縣

主簿董其役鳩工度材成先聖殿眎昔加崇朶室回廊靡不
更理繚以宮墻二百八十堵有奇從祀金鄉侯以下舊圖于
殿壁充公郝公沂公配饗西面坐而三公之父立于後於禮
爲未協廼遵彝式分繪于左右廡以今年五月告成欽遇

皇帝御極播告于天下上承

祖訓嘉惠學校士類莫不聞

風以興然勉勵宣明部使者之職也蓋與本原古者建學造
士之意以誨飭于邑之諸生乎爲是敢有請某竊惟朱子以
道鳴于建閩之士家藏其書人誦其說而能實傳其道者蓋
鮮前此猶曰有科舉之累也而今無之有能一日實用其力
者乎謂朱子之後不復有朱子余不信也寧德雖下邑居若
是其近世若是其未遠而孫君又嘗於科舉之外有所講聞
矣余何言哉余何言哉惟 聖朝之敦儒崇化州縣之爲政
知本與夫孫君之不失其所以教是則可書已邑尉高顯主

簿李榮令審柄其長曰抄兒赤前令方秀仁守白璧也孫駝云至元甲午八月朔記

漳州路重建學記

異時東南之學行天下漳爲文公過化之地學官禮樂他郡則之按宋慶曆二年始建學于州治之東南政和間移置治左紹興九年復慶曆舊基中燬于兵至元二十有八年重建禮殿孑然於草莽瓦礫中卑庳苟且過者不知其爲夫子之宮也 聖上龍飛首詔各道肅政廉訪司勉勵學校雷行風動其曷敢不共僉事趙君弘道分司南還亟稱漳學興復一出郡博士郭廷煒之力廷煒以二十九年夏五月寔來時廟之東西各有隙地有司據之以聽訟以畜馬廷煒喟然曰此而不復不可以爲學白于公歸侵疆乃鳩工度材首崇殿宇像四公十哲明年儀門成又明年學門洎東西廡成又明年

講堂成脩高廣深翼翼嚴嚴廊塾垣墉内外有截几席炊鬻
百須具備郡人士又言屬縣廟學廢未復廷煒造漳浦班荆
以祭觀者感泣是營是度捐俸爲倡而漳浦廟學亦成長泰
龍岩放焉余聞而異之旣而漳之士以圖及創修顛末來求
余記於是弘道之言益信惟學校廢壞比比相望前脩彫謝
大雅寂寥持牒來爲校官偃薄歲月忽不省存郭君乃能不
愧於其職拮据捋茶卒致完美可謂難矣方今遭逢 聖明
敦儒崇化無有遠邇漳之士子藏脩游息於斯盍亦相與厲
而行精而業爲詞章者毋拘拘於科舉而用力乎詩書六藝
之文明理義者毋嚶嚶於訓詁而篤志乎聖賢體用之學孝
弟忠信以養之禮義廉耻以維之求放心黜陋見而嚴恭祗
畏以守之以盡其材成其德不至於古人不已是則 朝家
建學立師之意亦文公所望於漳之父老之裔孫也抑文公

記漳學教授廳壁有云教授之爲職惟自任重而不苟者知之夫人能以自任不苟之心爲心則天地萬物孰非吾事况一學乎郭君蓋非苟然者其自任之重必能以是充之矣郭君莆人紹興旌表孝子之孫少擢進士第文行皆可書元貞元年四月朔記

台州路學講堂記

夫子之道與天地並繇周敬王庚申距今千七百七十四載改物凡幾代未曾不右斯文我先皇帝混一函夏詔天下郡國士習先聖之術者並復其身屬賢也新天子嗣位訪落重申前詔以惠博士弟子貞繼志也某際遇兩朝廉問七閩奉條獎勸屬所選行義年尉薦宣化也凡職于數者築室館士儲書聚誨思其居也臨海教授新安許某不遠一力以書來論台舊有學學有明道堂歲乙亥燬于兵朔月

月半部使府侯至坐直舍如斗大餘皆露立灌莽中前乎此
師氏忼日愒歲忽不省存某始至即謀此邦者宿得錢氏屋
五間脩高廣深以儒人所助泉布倍直庚之移爲講堂翼翼
巖巖右祠先賢左庋器服從祭象似樽壘胡篋應圖合禮齋
廡庖溷昔蕪今治几席炊鬻首須具備經始於癸巳陽月落
成於甲午相月又闢小學於門左侗稚師必士民之選章逢
來者都授已課試署甲乙猥曰居官無官官之事處事無事
事之心非教授職也事若鮮淺願賜一言以紀顛末某竊謂
官先事矣士不先志可與不也吾儒何儒斯文何文文王而
下惟周公謚文憲夫子謚文宣周公之文制作之文也夫子
之文雖不得位而制作豈止性天道云乎哉文不在茲之歎
豈止刪詩定書明禮正樂修春秋云乎哉如有用我東周可
西時輅冕舞規模四代泰伯堯曰歷叙唐虞夏商周聖學之

傳治道之盛此則吾夫子之儒之文字宇宙宏闊學問浩大今
儒無科舉之累而或昧辭遜羞惡之端間有志理義之實而
或欠經天緯地之略平居講貫無半知解異時臨事必錯路
歧故不患百年之無善治決不可一日而無真儒俗流變俱
溝贅嚙嚙解果其冠屈竒其服羣稟孔氏之門直視越下之
秣若斯儒也有之無益無之無闕人材器也教授造就人材
官也儻以余言朝夕誨儒書者庶幾台之人士一一成材大
器遠識時乃之德領聞高風時乃之功某年某月某日記

建昌路重建太平橋記

盱居江閩間南北往來必道竟上郡東舊有橋橫江之壘十
有三跨梁之楹七十有三中爲亭東西爲門至元丙子燬焉
民病涉構飛梁以濟壬辰六月郡侯章公總管趙公帥同僚
洎郡寓公大家度材鳩工癸巳十一月始事越明年七月落

成柱石棟宇高廣雄麗視舊有加惟盱爲江閩要處而橋又爲盱要處是不可不復成之日適際 聖天子龍飛之始河海晏清霄垠軒廓郡人名之曰太平既請書於余則又來告曰是役也君之父若叔與有力焉敢以記請余不得辭夫一物廢興莫不有數由丙子至甲午幾二十年而橋始復太平之世民有餘力一橋雖微可以觀治矣其自今始舟車之輻湊商賈之都會千萬里重譯之遠夷然而安曠然而四達凡自此塗出者其可不知 君上之所賜乎既以諗盱之父老於是乎書且詩之曰

維盱爲郡江閩通衢郭東有橋又盱要樞前此簷楹星斗可
斲中厄於數或艇或附而後來者思濟輿徒梯梁雖駕風雨
則虞比來一載木運石驅鴈齒翬飛鬼呵神扶日東西行萬
武奔趨邦人士語疇昔所無伊誰之功公侯大夫拜稽對揚

臣何力乎明明 天子澤被我盱涼颶暖曦晴江漫湖童謠
老壤載歌袴襦祝橋壽者其樂居居韻語臣賦此詩天保嵩呼

道一堂記

余來閩之三載實大德初元雷雨作解獄訟不留文書頓省
自公退食時與仙翁釋子談方外事一日高士劉采山介僧
中順來余識劉而未識順也問奚自則曰固儒也願有謁焉
鄉邑懷安北五里曰桐谿山水峻清谿上之士曰樊世顯師
呂公居仁友林公少穎構堂象孔老瞿曇氏而祝之子朱子
書其顏曰道一旦爲之記端平燬於鄰改作西山真公復書
之復齋陳公續記之至元廢于兵今樊氏子孫廓而大之之
書之記未有復者敢請余笑曰是非可以言語盡也虎谿三
笑今日之事非歟畫史圖之道一在是矣奚而記雖然余孔
子徒也知其一而非知其二也二子盍各言而一余將因而

一而究吾子朱子所謂一者可也曰太上寶者三西方戒者
三曰是其粗者耳又曰無爭三昧則不爭善勝也和光同塵
則不垢不淨也曰亦其粗者耳乃又曰進是則道德同焉心
性同焉生死異而所以出生入死死而不亡者同焉教亦多
術矣殊塗而同歸余又笑曰是於吾儒人生而靜積善積惡
之義大孝正心誠意洪範嚮用威用之旨似有合者二氏之
道有以異乎無以異也二氏之於儒者之道有以異乎無以
異也子朱子之所謂一儻在是乎嗟夫一陰一陽之謂道繼
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孰無性也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孰非
民也故以迹論之則一而三以道觀之則三而一初非比而
同之而自有不能以不一者也推是以往雖萬者可一而况
於三乎朱真數君子復起不易吾言矣抑又有說焉異而同
則三固不能以不一同而異則一亦不能以不三故古今三

者各自名家先儒亦有以爲鼎立於天地間而闕一不可者
然則各有一一試索言之黃冠者曰吾抱一爲天下式也方
袍者曰吾萬水而一月也余方營脩未皇二子詰之不置則
應之曰弗貳以二弗參以三因次第其語而遺之俾記之堂
上夏五月記

福寧州學記

予爲孫君駉記寧德縣學之三年而又以記福寧州學爲請
按長溪唐武德昉爲望縣閩王氏析爲寧德宋末又析爲福
安 皇元一統肇州福寧二邑隸焉初惟夫子廟在縣治之
東慶曆癸未遷城東南陬始有學自元祐庚午更新而堂宇
備自師公古鄭公樵教授而經術明自鄉儒先游紫陽之門
而絃誦衣冠盛歲久屋且敝至元丁亥白侯璧改作而颶風
壞之元貞乙未樊侯忠又改作而颶風又壞之丙申陳侯翼

請于省臺命同知州事孫璧董其事協謀悉力樹戟門作禮
殿績從祀祠先賢會講有堂肄業有齋畚土輦石燥濕崇卑
翼翼嚴嚴規宏而工密可書已然予前記學其說殊未竟校
庠序古矣明倫之外無他說也詞章勝德行微先儒有憂之
歸而求之性命大雅不作假性命之說以媒利達而世道與
人心俱往矣夫詞章性命之學猶不能無弊則夫管攝人心
扶植世道必有攸在不然羣居終日翕翕訛訛相與商功利
而較智術弊又甚焉 聖朝一視遠迩制度考文嘉惠儒者
隸名者不役于有司其以德行文學進者胥此途出新州者
新學之兆也新學者新士習之機也士無科舉之累盍亦思
古人所謂明人倫者爲何事脩其孝弟忠信於家爲孝子於
鄉爲善人於國爲忠臣斯無負於 國家設學之意若夫工
詞章而不窮其理談性命而不踐其實其不爲功利智術之

歸者無幾矣吾爲此懼

閩縣學記

閩爲縣自隋始縣有學自宋慶曆始學在九仙山之麓粥民地爲之廟成於熙寧方尹叔宅脩於崇寧莊尹誼至元戊寅燬焉越五年朔禮殿又五年朔西齋苟完不旋踵而敝門逕欲蕪士非無志往往畫於力不足元貞二年春教諭韓君挺特寔來以興復爲己任謀於予乃諭縣官勸孝子協力圖之鳩工度材脩廢補闕繚以重簷護以闌楯新像設繪從祀而廟始嚴會講有堂易桶与瓦置二齋設小亭而亭始備以至門垣階序墁甃漆丹悉如式於是故老來觀謹謂前所無有諸生詣予徵記董子曰設庠序以化於邑然則邑學古庠序也所以明人倫也人而不倫則物矣科目興月書季攷姑設利祿歐靡使從豈道德果盡信哉故明倫之說爲書生常談

其於化民成俗之意戾甚閩為福附庸非深山窮谷比士風
之盛五百年于此矣科舉廢後生無所事聰明日以放恣詩
書而刀筆衣冠而阜隸小有材者溺愈深居近利者壞愈速
不能不蹈先儒之憂 天朝嘉惠李校隸名者復其身德行
文學必繇此選是學校重矣况邑於民尤近哉今堂宇新士
習盡与之俱新讀書窮理必思聖人所謂教者何事克而仁
義禮知之性盡而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職求無愧於
為人由一邑之善士為一國天下之善士庶幾庠序不徒設
道德可盡信且以解先儒溺深壞速之憂是惟明時崇儒重
學之意而亦司教化之責者所望於斯邑之士也尚勉旃哉
韓君故孝廉孔惠公之子家學有淵源故於斯文篤意如此

同文堂記

若昔聖人之興必有大制作所以通神明之德見天下之賾

同人心而出治道也皇犧闡天苞神禹著地符一用此道
皇元混一區宇日月所照共惟 帝臣開闢以來所未有制
蒙古字與正朔同被暨位諸字右其開闔布置井井有截與
卦畫相表裏變動周流天造神化備前古之闕遺垂億載之矩
矱還淳反朴約繁就簡率而措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百姓
日用而不知烏乎至矣乃建翰林院設學校道有提率部有
博士置弟子貢隸業者復之業成者官之際天薄海蹈詠鼓
舞初福州路學客寄儒宮校官漫不省元貞乙未江陰宋君
友諒寔來戶外屨滿請于公得舊解省西鞠場輦糞壤易朽
腐不旬月庭堂門廡齋序庖湑悉完諸生列几研旦暮誦聲
浪浪廉訪副使商公晦為扁其門曰蒙古字學君名其堂曰
同文請予書且願有述夫書學尚矣先儒論六書七音之略
以音諧聲以字母部諸字雖重百譯而文義如出一口蓋唇

舌喉齒牙之相須宮商角徵羽之相宣輕重高下清濁之相錯自然之同也四方之音各殊閩又甚然而佔畢之士知類通達若建瓴破竹無留難者同可知已雖然字藝也李道也精粗本末初無二致天理民彝菽粟布帛知其同而不知其所以同可乎予將以予所知者語子字字從子學字從子事先生則爲弟子必恭事父母則爲人子必孝事君父則爲臣子必忠傳曰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今天下車同矣文同矣學於斯者其必相與薰淑扶植倫紀人人皆有士君子之行是則同周官六藝書居其一賢者能者胥此焉興此 聖朝教育之意也諸君幸勉之哉宋君精敏篤實有志斯文故樂爲之記而又以予所知者告之大德元年陽月朔日記

金谿縣廳壁記

金谿直撫之東竟宋淳化中改鎮爲邑至元丙戌予自集賢

奉 詔出使道之所經目其溪山之勝邑無大川有山橫亘
數里名爲幕山治所所面也官署敝陋曰丙子燬於寇草荆
未暇完美後十有二年予歸自閩明年十一月僉事曾侯以
書言曰金溪蕞爾邑往年公過之官署之敝陋旣更脩矣蓋
自元貞二年濟南吳君來貳令與邑長協謀次年正月經始
七月落成富者助貲而不爲費貧者効力而不爲煩治事之
所壯麗顯敞於舊有加焉左典史舍右架閣吏房狴獄悉易
而新又遷舊廨于後爲公館若宣聖之宮社稷之壇烈女之
祠亭以送往而迎來閔以衛內而閑外廢者具舉尉馬君實
相其事僚吏士民咸樂其成願紀諸石以公之嘗至斯也敢
以爲請予謂 朝廷爲民設官邑於民爲最近於官爲最難
其近也行一善民遘被其福行一不善民遘被其禍其難也
拘於文法迫於督責而窘於公私之供給資用故其賢者靳

新自守凝凝不敢爲或受成於吏以奉文法免督責而已其
不賢者招權納賂瘠民以肥妻孥虛民以實囊橐秩滿則去
視官署傳舍耳而暇完美之以爲方來計哉斯邑之長貳能
如此可謂賢矣繼至主邑簿者蕭君又賢邑之民庶其有瘳
乎昔召伯之於南國也所憩芟舍民愛之而不忘况朝夕治
事之所哉凡治事於斯者其必徇今之文法而以古之循良
爲師避上之督責而以下之疾苦爲念有所守有所爲無所
制於吏則民之不忘將有甚於南國之棠也諸君勉乎哉馬
君名某蕭君名某吳君名某邑長名某時大德二年歲在戊
戌十有二月朔具官程某記并書

通真觀記

道家無爲又曰無不爲猶之水焉無爲者其止無不爲者其
流也昔之人由其說以之佐天下以之全身以之致時載之

當年頌之後世予郢人也郢中父老爲言長森有真牧先生者持老氏之教絕江而東興瑞慶靖於九宮山孚惠先生其徒也又興壽聖靖於潯陽於今弥昌予聞而識之旣而馳驅王事往往道出江淮間見所善洞淵法師雷君又興通真靖於白沙之江澣曰此吾先師故祠也蓋孚惠昔嘗治疫有功民德而祠之且百年而燬矣本江海故地泥沙斥鹵君畚土輦石峙板榦而基之繇至元甲申迄大德丁酉積十四年而殿堂門廡室房庖庫園田倉庾罔不畢備與九宮潯陽相高盛矣守其教者顧可諉曰道無爲而已哉然而始基也予過之觀其煩而守之以一勞而處之以安成也又過之觀其處守無異焉然則無爲無不爲之旨不在茲乎嗚呼學無小大成欲其傳也久而益非其宗至或自畔所受下至百工之事亦或然者余每竊喟焉今若雷君體無爲而用無不爲真老

氏之徒欵噫傳真牧字惠者雷君也傳雷君者誰乎後無有
竊喟者焉斯傳矣君名希復號凝和冲妙崇正法師爲通真
第一代祖云

高峯書院記

高峯者勉齋黃先生晚年所以名齋也宋嘉定癸酉勉齋宰
新淦六十年間流風未泯也咸淳癸酉先叔父西渠公寔來
爲政一以勉齋爲法致其尊慕以示風厲於是捐俸錢三百
緡市魯氏宅一區爲高峯書院既屋壁建門廡堂設勉齋像
朱子而上別有祠歲十一月合九鄉之士行鄉飲酒礼至者
二百七十有五人延致徽菴程先生若庸爲諸生講說一時
文物之盛觀聽之新遠近相傳以爲希闊殊尤之舉次年三
月朔燕居堂於西以祀先聖方將請賜額儲粟以待四方之
學者而不幸以憂去乃命邑士張元晉鄒奎董雲章相其成

陳茂謙韓謙復相繼長之公起復佐泂江制閩又守建昌歸國朝入覲爲翰林侍讀李士雖去新淦而高峯未嘗不往來于懷也有之臨江新淦者必囑之護視書院之剞也鄧氏首助田若干畝新淦爲州部使者分畀賓賢貢士在官之田而歲入倍他日然猶輸民田之賦於官元貞丙申揚震仲白之當路轉聞于上而始免輸大德戊戌臨川周栖梧奉行省命來爲長修廢補敝於勉齋祠側設侍讀公祠又新内外重門增塑先師四國公像更造祭器燕器百用以完相與左右者廖弘毅楊景困嚴志仁張應樞楊洪張戊孫書來謁記予昔者蓋嘗親見叔父初始之勤而慮善後者之難其人也揚君周君能若是敢不書以爲來者勸雖然書院之設豈徒然哉西渠希勉齋者也勉齋希朱子者也朱子希夫子者也由勉齋之孝溯朱子之孝由朱子之道溯夫子之道有能一日

志於斯事者乎不然居於斯游於斯爲之師者官滿而去爲
之弟子者食已而出今猶夫人也後猶夫人也是豈勉齋之
所以孝於朱子而西渠公之所以望於後人者哉大德四年
八月朔日記

崇陽縣社壇記

鄂屬邑七崇陽爲望乖崖公舊治有異政焉大德五年春余
來觀風考其遺蹟僅有存者而社壇窳陋最甚乃擇善地示
以禮經俾之改築越三月而成其邑長來言曰下官魯不知
文然鄉者宰邑江山邑中修營咸刻石記今茲之役尚不可
無以寧神而非公亦無以示遠意者亦欲如江山刻石不識
可乎予曰可哉雖然張公之政非一事一物之謂也張公之
政之異非求竒於撫字催科之外也爲邑長於斯者尚其思
之壇四在美美亭前東社西稷居前東風伯西雨師居後其

制一本於晦菴朱子所定云達魯花赤馬合馬尹李謙主簿
高義府尉孫玉翁日北至具官程某記并書承事郎僉江南
湖北道肅政廉訪司事郭貫篆額

鄂州路新社壇記

入其都邑視其民人社稷其政可知也鄂爲荆部大邦社稷
之祀宜嚴以顯而顧弗然蓋自宋淳熙十年更築新安朱子
爲之記記石故在而地久入浮圖郡吏相承綿蕝望祭於是
歲比不登民多流冗大德四年春總管安侯祐以妙柬來首
勤於民、鄉治矣則與部使者謀築新社予爲之行視得地
於城東北隅高明夷曠面勢具宜乃屬徒就事越明年成其
數度悉本朱子所記且輦樹其石齋廬東又請予記予惟
國家之所委寄者在是民人之所生息者在是可弗重欵守
者衆矣侯獨能知之聖人先勤民而後致力於神侯又能承

式之可尚也已謹書其事以爲受民社者勸侯有風裁屢冠
豸冠故所爲類非俗吏所及云具官程某記并書

武昌路記

大德四年某月鄂州守臣安祐言祐幸甚欽承天子明命
守此民社賴國家憲章脩明之力所守幸以無事洪惟

世祖皇帝肅將天威寧一方夏鄂率服爲南國先地居上游
荆湘廣海之所走集爰建外省而州仍舊名殆非所以旌武
功重方鎮也宜易州爲府敢昧死請於是州上外省外省咨
中書中書集學士禮官議咸曰鄂武昌故境先皇帝駐蹕
之地也克集大勳寔本於此請如守臣言賜名曰武昌明年
冬十月中書以聞制曰可即日改鄂州爲武昌路邦人大
夫士趨謹族語共慶大賜乃合樂於公堂以樂之而謁於部
使者程某曰願有記謹按州本江夏郡之沙羨孫權破敵樊

口因制美名曰武昌隋以爲縣而即沙羨爲鄂州唐之中葉
鄂爲節鎮假邑名以名軍而郡通爲武昌矣五方雜居四面
輻湊江漢間一都會也 世祖皇帝受天景命肇造區宇四
征弗庭罔有不服觀兵南夏首幸于鄂黃鵠山之陽有車轍
馬迹焉威靈所加至今過者悸汗不敢仰視方是時東望而
天吳稽首南指而祝融先驅武功之所被蓋遠矣越十有五
載舉成筭授元臣枕席過師剋日獻凱于闕下光岳分而
復合車書異而復同烈々巍々超軼今古雖至仁無敵於天
下亦以伐功實始此州執其樞紐而進退之形格勢禁大江
以南若運之掌矣孟子言天時人和而不遺地利者豈不以
天人機括之所在非聖哲亦莫能用之歟故能臣妾覆載之
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於戲之功之德可謂武而且昌矣
皇帝躬仁聖纂基圖保大定功無競維烈革州爲府之請慨

然俞之先聖後聖其揆一也然則孫吳肇於前李唐僑於後
蓋駁乎無以議爲亦孰知有開必先兆見千載揚休媿美乃
在此而不在彼乎使臣雖魯嘗以文墨受簡知宣昭遺烈
誼弗得辭謹再拜稽首爲之記抑上之俞下之請豈相與
誇美爲快哉誠欲使自今以始無小無大凡從事於此土者
體國家之勤勞念皇業之不易斷一樹殺一獸猶必思
其所以生而不敢縱矧於受任保其赤子可安居自豫而無
祇懼惻隱之心乎然則是尤不可以不記也具官程某記

重修南陽書院記

大德五年冬重修南陽書院成大成殿楚梓堂日新養正尚
志立本四齋凡新屋百八十礎從祀兩廡武侯祠鄉先賢祠
尊經閣凡葺屋百八十八礎木千有奇瓦甍十四萬八千工
萬二千二百而殿之役最大南陽書院者宋洵祐中忠襄孟

公所建也時襄漢受兵士之流徙者聚於鄂公立學館六十
間以處之括田租地利以養之聘賓師陳俎豆以教之又肖
祀先正諸葛武侯以表厲之故名其異時觀游其中而知公
盛心也後四十年以使事來則藩拔級夷僑祀夫子於講舍
爲之愀然欽惟 詔書表章斯文冠軼百代宮墻宗廟休有
烈光而名其實隳若此甚不稱 聖天子崇儒興學化民成
俗之意也且成於季世而荒蕪於隆平武侯忠襄固不言諸
君獨不愧於心乎乃俾亟圖之議既協有官守者輟奉以倡
鄉人邑子勸趨之故不以屬吏煩民而材良工堅細大弗苟
經始於暮春之初訖役於十一月之望噫事未始不可爲也
人秉此心此屋豈使至此今一倡而翕然悉心展力復底于
成庶足以稱表章之盛矣然思往者扶携顛沛之人一旦有
所庇賴中流一壺蓋不足喻上旣不鄙夷之且期以古人之

事下亦相與求志達道共守所學以期無負而今之悉心展力者往二其子孫也詩云以似以續古之人蓋似之斯能續之國家長育人材之意不在茲乎嗟夫君子之於學亦猶此屋矣知耻則學無不成滅私則事無不集悉心展力者孰無子孫尚其教告之嗚呼昔者南陽之人躬耕草廬而已是役也實賴鄉人前進士王應龍率之儒學提舉武乙昌相之餘執事者山長史時敏書之碑陰具官程某記

又題名記

勉勵學校使臣之職也僕受命此來思服厥事而南陽近在治所陟剥荒圯最甚乃弗獲已而一新之念創始之難因循之害伐石記其說矣然是豈一手一足之力哉協恭和衷事以克集不可忘也用紀名氏歲月于右

靚淵堂記

監察御史完顏公按事海南道過武昌予始識之承顏接辭
肅而寬正而不亢知爲愷悌人也時爲大德四年之秋旣事
而返每見益親又明年奉使湖廣欸語者弥月前之所見益
信不誣一日謂予曰吾昆弟四人蒙恩皆縮章綬吾獨膺選
任俾冠豸冠吾心常自以爲非據每爲之惕然懼蹙然不寧
且慨然曰仕至此亦足矣尚安所求而不知止哉吾心蓋澹
乎如止水之淵矣蓋爲我言之予曰噫知足不辱知止不殆
其言行於天下二千年于此不知者不必問知其說者亦莫
能守也嘗泛觀僨臣敗子禍其身以及其國家者往往由此
蓋十七八焉且人心誠若水然其不風而波或流而不返或
鍾聚汙潦或孟門瞿塘態亦多變矣今君以強艾之年退然
不以富貴自驕而以爲戒澄不清撓不濁誠止水之淵已乎
賈太傅有云澹乎若深淵之靚其幾是耶君笑曰子善爲說

雪樓集卷十一
十八
辭吾奚以當然吾欲構一堂以靚淵題之何如予曰美哉夫
淵之爲德泓澄渟涵蓄而不洩深故能靚故能照妍蚩自
形毫髮無隱可鑒而不可玩可親而不可犯望之者凜乎不
可測而淵之爲淵自若也豈非君之所以媲美者乎詩云不
競不綈不剛不柔君其有焉堂成請以是爲記君小字拜都
服勤中外多歷年所不務赫赫名不爲容容計而其所就則
已加於人倍蓰矣然人罕能知之海南之事近故尤著云

楚國文憲公雪樓程先生文集卷第十一